



09972

落落齋集卷三

明李應昇著

答趙總戎

將軍提戈荒塞耕不毛之土而食之外靜烽烟內寬輪輓勞苦功高登壇已晚狀國家用人之意與樞輔知人之明將軍蚤夜以思報稱未易臥薪嘗膽與士卒同甘苦乃可得死士而滅奴酋恢故土也金城之績期於振旅而還不負僕推轂之初言分光甚大且遠若以胼胝之餘爲惠則前固明以告矣誓不飲汗馬之血也雅意惓切佩之不忘幸毋以卻見罪凡可効齒牙者決不敢有愛惟心炤之

答蕭德化

現象兩月正當積蠹分絲之後訛言梃杙之餘獨力孤懷步步思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一

蹶所賴門下如珠之圓迎及而解分其瘡而釋其負每念往事意嘗在廬陰溢浦之間也芳聲已發上考既書不佞當候飛舄于春明門外又辱白雲分贈乎

答董鳴廉

翁臺在職方時秉公守正百蠹俱清識拔將才運籌邊計人無間也么磨幻弁以鬼愚人而言者輕爲之動適足以明定力耳西浙名域特借福星以竟經綸之大業維桑生色實多況不佞弟托有師門之雅者乎屬夏繩老在事幸不辱命彼中甚以得賢爲慶也

答黃陽平

向爲鹿洞舊遊一申沉鬱翁臺憐才意熱大發其光凡并州子弟之彈冠則皆不佞弟之生色也感在肺腑矣翁臺以名家法眼起敝維衰士趨文心應爲丕變西江數世後猶被作人之澤也

而竟其施乃得快心滿志脫換胎骨翁臺倘有意乎

答曹薇垣

東省賊勢言者張皇彼中縉紳蹙額相向而撫院疏札都屬夢中猜度之詞絕無的耗且聞撫與按頗有異同按欲撫而撫欲勦朕撫院決非能勦之人弟所以出疏駁之蓋心知賊本饑民有年兄在事苦心竭力安插解散此爲上策且按君爲吾輩同心絕有意思而撫院倡爲掣肘之說故駁撫院者亦所以爲按君而成年兄之事也大率流民復業須有安插之方而饑賊投戈急用保甲之法安知當面乞生者非背後作賊者乎安知暫時僑寓者非陰受驅迫者乎聞當年納價得產者半屬有力之家衙役之輩今或使吐其十之二三以爲隨處招撫收保之計庶使賊黨散有所歸若其中妖孽固亦不能盡無亦未可遂撤我備積炎火而成燎原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二

年兄飲冰茹蘖所行事皆古真循良不可多見于今世者弟私甚欣幸朕須安重持久毋急近功倘見按君爲道鄙意昨見其出疏請告似乎有所不平此中倚重方殷何乃爲爾別有所聞幸密教之大惠附壁不敢分廉吏之俸也

答蔣澤壘

年兄巡行三秦到處寧謐勞而多功矣轉眼冬春早早入朝生吾黨之色爾時弟又當驅車出矣又奈何云不復問朝事耶吾鄉大水爭改折甚難今俟勘疏到可得大半也元黃之戰幸已少息彼此爲安靜之計雖未能化爲一家亦少存鄉隣之面惟肘腋之寇爲憂方大朕尙有三分顧忌只外邊政本涇渭交流誠未知所究竟聖躬近安未有慮也近以總戎憲之推司徒熱中屢傳內旨今雖失其所望猶頻見眷留殊不可解少宰以資後稍讓今聞擬司

空一席而又有欲與少墟者大司馬爲心華所刺頗有不安其位之意秦中諸兄弟甚不喜也貴邑饒父母聞其甚賢自當爲之回護高堂翁不聞有說也吾郡公會之費至時當共商之秦中司道俱聞關內之馬嘖有楚中舊議廓園先見保留疏意欲抄叅以年兄亦有公疏而止彼于條陳中漸刺矣年兄斟酌留意可也

答談中約

恭惟翁臺以經文緯武之手敷歷大藩聲實交懋當此宇內多事亟需才賢鎮撫用奏安攘江右枯削之地徵輸之難向所目覩翁臺苦心劈畫解且逾額乃坐前人之累計曹蒞亂大率如斯容爲當事者明告之要亦不足累翁臺也

答李了思

邊備久弛虜情叵測秋高馬肥正邊人枕戈之日仰藉韓范先聲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一
天驕寒膽疋馬不入四鄙晏如使中朝得安枕臥者皆拜台臺之明賜也所望未雨綢繆先事有備長爲固圉之計毋生窺伺之心防不在秋秋可無防矣

答杜梅梁

一別芝眉曠焉七載側聞守莒治行卓冠一時曲突徒薪功成不有每爲慨狀嘉歎忽而功翻爲罪議自南來殊不解其所謂總之石孝廉終天之痛不覺入人毅中要不足爲年丈累也此中相知共明前事息壤在彼誇書不至年丈安臥少時當共白此顛末正自不煩過慮耳

答樊我劬

追憶匡城共事心膽相向肩臂交撐庶幾稍可無負三年以來不佞半在塵路祇今紙上空言毫無實際而台丈到處棠陰且勒姓

字于峴山碑上來教所謂大破庸人之調者既直道其所得力卽他日擔任天下事不須問第二法門而不佞之私心推仰安思倚爲同心之助者亦不出此一言矢竭區區以覘事會之何如台丈勉持其終前期固不遠也

答戚司理

匡雲廬水清夢依依每見西人輒問舊事未嘗不以明公之清慎宜民爲瘠土額手竊幸掩其前穢長表芳署矣李官勺水都焦矧于此地不佞甌塵猶在也割俸殊苦敢辭但得白鹿長藉護持則不佞分光已遠率其耿耿惟台鑒之

答霍韻衢

諱鑠宣大按院

河西孤懸絕塞聞往年虜騎闌入使者走死無弔蓋招釁之易而綏靖之難也年臺霜清鏡明妙運于淵微指顧之外塞馬不嘶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四

塵如掃武弁方挾驕兵以侮玩而不能逃空懸之鑑綜核邊事茲真第一義乎廷議時復一變正氣在衰旺之間藉我同心早入而砥柱之翹首隴雲不勝引聯

與母舅孫太素

計違色笑者經歲矣每望弄璋之信而近乃聞爲子虛不勝惋歎卻喜三表妹已得擇嫁粗了向平之願且善遣胸懷徐俟充間之兆可也吾鄉水災獨于母舅爲宜往年焦土合當薄收乎公稅不逋則舒眉高臥門無叫租之吏卽是貧家太平之樂矣戶中收推曾否清楚其餘意氣之激總當以一聲彌陀消之所念生計蕭條何以爲策先外祖母囊事少俟甥歸執紼可也甥之官況所謂舌長智短不能默默取容亦繇家嚴好以名人奏疏時時教勉不覺少成若性而不知非好官自我之法也母舅定爲一笑時事日難

念
冬春之交擬乞歸省先發一奴還候起居并附俸金二兩以將遠

與內翁錢斗垣

前于縣中李君附有報命之函想入覽矣邇來天氣嚴寒福履何似岳母舊恙不至復發否甚以此爲懸念也滇南舅事畢竟作何結局路遠無從効力每切不安鞭長馬腹信非虛語狀亦可以爲後人不羈之戒從來門祚盛衰不論富貴貧賤視其子弟之謹愿與澆薄耳竊見韓墩一帶率喜犯上而羞孝弟甚至下流無賴其長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岳父一身温恭孝友故門祚亦獨延長正恐後來漸就衰薄而今人所豔畏之滇南不免于禍患則子弟可以相戒矣願岳父時以此意提醒後人也時事日變將挈妻孥以歸計侍色笑不遠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五

答陳鹿莘

時事忽如沸羹方其初發之時猶妄意抽薪沃水而不虞其潰決益甚也少宰在事旦暮補牘借重銓司機緣偶錯遲之至今今正更張布置之時不敢復問天下事倘天意猶存剝復不遠得借翁兄爲正人之依仍守前議則世道大幸弟固竭其駑力以從五知年兄之後不須兄囑也

答許霞城

年兄行後復有如許變態小人伎倆總歸吾輩擬議之中可付之一笑也弟旣路危機進退維谷望年兄之超脫眞如仙境推至新春以病行矣否泰有數亦不暇爲世道計也孫姚老吾鄉品力第一弟久志年兄之言不待今日且東陽令稱之甚詳苟可効力斷不敢愛三寸舌也

答陳雲怡

武林一晤備承繾綣每與相知言台文如玉之温如鏡之明吾黨一大仔肩之手也方今重陰掩日邪正倒持弟鼠技已窮正望後來之彥爲同心之助狀時情所趨自非透悟定力未可倚賴台丈中流一柱夢寐信之久已盟之同志銓省上席斷無他疑正無俟台諭之諄復耳

答瞿起田

客歲入都聞年兄孝思所迫星夜馳還得一見老年伯以免終天之憾私嘆仁人君子超出尋常萬萬而又未嘗不爲世道惜也長安清夢復當波濤千變之時日月如梭心搖手懶卽耿耿知己之思屢操牘而不竟疎節之罪年兄或能亮之至于老年伯靈凡之前亦尙闕生芻之奠則弟眞非人哉而年兄惠念惓惓轉辱翰貺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六

見之愧且欲死宜乎以青揭示蒲鞭之辱也每念數年來同心之誼比于蘭臭迹愈疎而神愈親可謂素交不關世味況正氣孤危之日人情搖蕩之餘自非吾年兄道力高疑孰作他時砥柱尤喜帳燈匣劍光燄尙藏君子已望其寶氣小人未發其妬心重陰之中微陽一綫又未嘗不先爲世道慶也向者憂在內今者憂在外瑞爲虎而南樂爲狐狐與虎合禍未有艾年兄爲何道而可弟懇直招忌勢必不容行且爲乞身之計虞山片石把酒吟詩爲期不遠餘且度外置之耳

答同年某

車塵遂具令人氣索獨吾年兄芳韻襲人落子停盃相對有濠濮間想讒言忽出驅除手辣今之塗而登場者夫豈異人也年兄可以此自慰狀此君向頗相習略信鄙言方張彌天之網或不復與

年兄爲難而當此時事翻覆正人歸隱之日年兄得安故園之夢詎非造物之巧於逸我也家庭之間卽有參商且須消釋况風影之停正自不煩介介年兄以爲朕乎令弟來尙未獲晤弟多言觸忌正理歸裝計把臂入林之期不遠矣

答趙淇陽太座師

主持國是全在政本之地而其機先妙合格心遇巷者又在講幄之間太老師以正人宗盟補浴妙手一言而動天心方幸奉交有象雖復暫遊珂里日聽履聲之入頃見大章宜邀溫眷忽而俞二疏之請者豈天地閉賢人隱數實使朕抑微有巧播於中者乎時事翻覆適與遜會朕後嘆哲人見幾可謂如神非體道無欲者未易語此也不肖狂蕙觸忌側目者衆方有白雲親舍之思若世道憂虞終賴旋乾之手將伏處草莽觀師錫之命以卜盛衰之候矣乾坤正氣集卷三言二十一

七

仰承台翰不覺覩縷

答陳自公

恭惟台臺直聲壯節標映宇內霜斧東巡海濱日皎惟是法網濶疎之地忽驚埋輪破柱之威良民以懷奸民以畏事變偶值亂形倏起此亦神明之所不能驅而禮義之所不能化也長安議論小有異同正使長亂倒施不肖竊謂非法故主者以覆稿見屬衡命而久閣之迨公是初明主者旋罷此案遂爲不了而今則無力可効矣高老先生有言使太守不入察院則亂民遷怒何因三復此言庶爲篤論紀綱甚重國體攸存台臺母慮其旁滄也伏承台翰益破疑城至云兩次貽牘乃竟未始一見豈有浮沉之者乎

答繆西溪姑丈

斗不出蓋有所用之叅嶺之入則意見夾持之力而家公平等

之見也聞家公欲救大獄意甚切至但選司得久留意兄大可有
所挽回若不肖固聽其所爲卽題差不下尙有例轉可以脫身不
必慮也順德守昨晤意見云已推杭巖道矣此外俸資有關中一
二人雖不甚知狀意見所舉決無所差者將更計之若得毛公祖
往彼題留舊者尤妙將面聳之也縣公亦有關中之人總以意見
所知爲據耳胡父母題事渠云無難總不誤也何芝嶽請告而着
冠帶閒住劉念臺請告而革職奪誥又最好看者新副院一日而
上十疏十疏以淮撫爲主而攻高邑梁谿潯南安邑甚毒併及梅
谷止敬廓園諸人恐必有所處分狀似爲楊左陳寬而有泛泛波
及之說則不可解此行後新事也

與陳襄範

仕路風波從無嘗局狀以年兄之如金如玉粹狀中和忽麾之於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八

嶺外此事之不可知者也正人遭折公論自明乃因新義之初翻
兼喜直臣之牽復此又事之不可知者也翹跂來旌持平國是消
此偏黨之見以還蕩平之途而近乃聞有居廬之戚凡在知誼其
爲黯狀伏惟年兄以禮節哀毋過其則他日出而抒忠吐赤身名
兩全九原有知應爲含笑斯則孝之大者也白安年兄行附布區
區併展生芻之奠幸告之靈几前若弟之多言賈罪三黜已甘湖
山泮渙或可望見素帷也

與孫意白

昨見選君之旨甚急則來期不遠矣數日之間用得一人卽微陽
之一線也弟將去之人而一二關切乘年兄在事不得不告不審
做鄉兵道的屬何人僉願借重田枝鹿來星海兩年兄望早爲了
之做縣父母但調得貴鄉之人定佳只年力有餘爲上耳顧職方

極荷垂念據開俸單一紙呈覽貧病無聊過此則令人無望矣

答周二緘

年臺品望爲海內循良第一借重銓衡生色桑梓方額手而慶不意顛倒豪傑之用乃爲竊弄威福之方讀王麓年兄疏足使正人吐氣所惜俸期稍後虞門不光需之時日則他年挽回世道大機括也幸善自愛

答何具翁老師

向謝鳳毛令弟攜得老師台翰久無便羽未獲以候此心耿耿時在左右也禮誼扶微擯華煩簡合則允爲二戴功臣開導後學澤大而遠明德之後定食其報乃賢書不覩三兄姓字大才固晚成耶諸孫濟濟與東坦同青衿造物之意亦畧可見老師名在名臣之列而書爲石室之藏千秋不朽業已有在豈向黃粱夢中問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二十一

九

消息乎瑞篲方張與楚爲難清流一網時事堪憂似非躍鱗振羽之日也貧病相等進退維谷則長安一席地不若故園之穩非某狂蕙誰爲老師發此苦口者乎所惜某謀身之拙以多言賈戾權璫權相內外側目且晚定爲芟除之首亦第願留此微軀歸養二親不敢復問天下事也將來得路幸有馮門生在若王門生亦以艱去矣禮記之刻尙容商量共成勝舉貴邑陳令業多方鳴謝茲附其行薄展一芹恭申候問伏惟涵鑒

答方孩未

憶申酉之交伏讀大疏心飛意舞至所謂紅塵赤日之中有白草黃沙之意則更旨味不盡宇宙間自有真男子一片血膽足辦天下事足激發天下頑懦不靈之人而事權不一局勢散飛人事氣數相逼使狀乃強以爲翁臺罪案則公論旣已剖分瞭狀矣諸君

子商量未定意貴萬全及河南道之稿出不十日而局已變其在
一網之中殆無兩全之着不肖亦嘗再請之新院總以遲遲爲辭
則雖欲效一字於案中不可得也諸君子之苦心非共事目擊或
未易知狀當此倒翻世界之日正欲搜尋舊題以爲奇貨庸詎知
遲遲者之非得策乎翁臺靜以俟之鄙言有當否敝差已代徒有
耿結恃在蘭臭之末神交有年率其狂直或不罪也不肖亦且晚
爲芟除之人不敢復問天下事矣

答王歸善

不佞舌與心長力從智短此詹詹者聊以鳴如石之志而已強者
怒之巧者笑之直道詎久容哉臺下何自有昌歎之好謬以伊訓
說命擬不於倫當自師門氣韻不言相感有舍其文而取其志者
乎審此交期他年持清議而定國是必在臺下無疑矣嶺表法疎
葦坤正氣集 卷三 臣王

十

習賦其風聲氣習易以溺人倘矢冰立之志克堅其後循良卓異
舉不越此尙重自愛

答顧平湖

吾輩綰綬一方爲貧黎造命如雨露之濡其時俱積要使寬猛之
候漸調而甘苦之情畢透純氣之守妙於飲雖不在矜激才鋒取
效眉睫也台丈本之以廉居之以靜新猷正茂前路方遙率此以
往世道之藉甚遠寧直桑梓分光耶

答朱白岳

天南萬里干戈滿眼查不得年仁兄行車消耗每一念之慨朕三
嘆忽於新正連得二札更細詢來役備道長路之艱難兵事之單
棘年仁兄運籌揚武乃居然有數萬里兵之意始信賢者固不可
測具此一副眞肝膽則文人騷雅之壇卽是投筆萬里之業也誦

報功之疏生氣勃勃爲引一大白遙相慶祝吾輩單車問俗去家
十步渺如天外遠近亦復何異所貴策勳立名爲不朽計耳長安
近事真堪扼腕欲如年仁兄之聲施絕域超朕是非之外何可得
也中丞閱曾老弟舊在屬下極荷國士之知文武壯猷勸勳彝鼎
定應異數相酬衆論僉同而政府方有印劄之智要之日既久則
功乃益懋耳戮力同心以靖四履德威兼用仁義並行曲示招懷
破散黨類祖班定遠之意以馭之斯長久之計年仁兄深計妙算
知不俟弟之媿媿也弟狂直之性觸事則鳴大犯權要之忌孤踪
獨立進退維谷每望逐臣之車輒發掛冠之想而危機所伏結舌
避之長林豐草之適爲期蓋亦不遠知已天涯夢魂空繞不自覺
其覩縷也

答周老師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一

驚濤怪風之中雖長年三老鮮不顛覆而某以片帆亂流而渡正
在搖蕩時也若其不死定須鬼神護之得一泊岸留此身以侍二
親他俱無所復問目下有河東之差度亦未必邀俞旨朕勢不可
以請告惟此稍爲穩着一入里門再圖謝病俟老師宣麻之日或
卽是世道休明之會而逐臣之綵舞蝶夢亦已久酬矣早年入仕
途全未體驗學道二字邇來靜觀人情之險幻時事之起伏乃知
白馬清流儘非奇禍吹籬偃月總屬家嘗一切都有定命以此心
中廓朕倘得十年讀書或者道心不遠台誨所謂外不愧清議內
不疚本心奉以周旋敢斯須去耶狂奴饒舌原不是好官之利根
聊以發老師一笑而已

候孫老師

去秋一函附四哥肅侯台履屬軍務倥傯未審徹覽否嗣後狂瞽

觸忌進退維谷竊念老師方激昂義勇燮率三軍而某顧陳嫉邪傷世之言進憂讒畏譏之說祇有愀歎何補高深所以數四削牘輒復闕筆狀默默居此者且三月矣辣手險阱有觸必焦相知者勸之候差以去稍爲正着於斯復有奇發則掛冠有名矣嗟乎錮人於不進不退之間以行其陰施陽設之計昔人謂難進易退也退亦豈易言乎老師拮据危邊三年不得見天子而羣小抑掄白日幾晦以今日之物力中外之人情卽使孔明復生犁庭掃穴必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狀之慨老師且柰之何哉所恃聖明眷顧息壤在彼竟此偉伐徐俟還朝則亦可坐消反側之口而瞻前慮後日難一日畢竟何道而可至人微密之藏非鈍見所能察也家從兄奕茂還白榆關備述父母天地之心念之不覺隕涕卑末于役初不意吐握之及也愧謝曷已片荈恭候伏冀鑒涵

龍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一

答喻醒拙

諱思恂題清

漕事廢弛得老公祖大振起之每讀大疏具有風霜之氣而竅會熟嘗一似素所練習而出之裕如者才之敏心之精擔當之力真從來漕事所不經見也第做鄉民瘼甚於剝肉醫瘡又正官半關胥役叢蠹征求之令一下則百弊錯出正供之外費復倍之旗軍之勒措官贈私折其欲無厭若當此功令新嚴民畏法而軍益肆不一禁戢必倍困於往年老公祖定爲災民垂念也做鄉江陰積受其毒因年年屬淮安衛故奸旗與糧房老人小甲表裏合一牢不可破若得台慈另調一衛來兌則民受其賜而糧亦易完亦仁人不費之惠也望老公祖留意辱手翰倦倦敢布其愚弟行有河東之役矣并謝垂念

答沈雲升

客冬報函久發矣尙未徹覽耶時事之奇不可盡言至孫老師勞苦功高納之深窅令人有書生叩馬千古同狀之嘆蓋以軟銅之法行驅除之計一一出南樂手危乎危乎非吾輩所忍言也吾鄉考選人衆而數窄除袁涵古凡鹿革三兄屬前咨外新者十二人僅可得四人而當權者別有操柄向來鄉評官評套子都用不着矧弟尤時情之所側目一語掄揚反爲人累每語諸兄各尋頭路區區總不敢置喙任他有力者好爲之而已揣摹之說似乎吳亦臨也周湯葉頗有機括其餘且看力量何如數居其阨可爲浩歎所幸人人曉此局面不以相罪耳澤壘移揭相通此用何妙法恐所講開者尙未得開甚爲危之柰何柰何弟竟差不得求去無方岌岌有性命之憂無問官矣年兄亦爲我念之乎

答瞿芝遠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三

地居省會衆謁應酬精神費去十九其定息之餘簿書雜沓十指爲枯所得疑神清慮以加惠百姓率先羣吏者蓋亦無幾茫中日月虛聲捷舉直以郡爲寄徑長負此官者真可嘆也惟吾年兄神明旁徹力量宏遠了辦一切都無難事而興釐實際定應不沒本懷今之吏治病在竄二千石以精強督率於上使長令凜凜勤民則令之善卽守之善寬大之中不廢操切亦救弊之道也弟不識中州吏治如何然大要所覩記則以寬大廢弛者是處皆狀欲得吾年兄遊刃有餘之才不一二屈指乘時得地而大竟其施甚不可錯過偉伐無前卽爲故知生色多矣弟率心信口大觸時忌求去不卽得殊苦將以此官還之君父爲故園之遊乃辱年兄遠念敬謝高誼

與何武莪

向有報函想徹覽矣邇來用舍之權南樂一手握定而時借中旨
以行其所登進者非破甑則燕人卽太宰雅有虛平之志而肘掣
無可奈何蓋君子道消之日也翁臺避地嶺表澤普功高顯仁藏
用之妙無踰於此近探粵東縉紳之口與計吏之言似乎搜抵加
派地方無大利焉或謂商稍苛或謂官苦括而總之奪有司及大
家之利以代貧民之需則彼地法網濶疎便其私者已久不覺反
以善政爲小惠耳治道不古民生日蹙良可浩歎翁臺酌時宜而
行仁術想亦欲聞此以觀人情之變故以所聞私布之不肖求去
無方日夕履冰不能効其區區統惟台焯

與門人陳清望

忠孝一理本於此心心之所安三公不易也狀功名之際人所難
言繼舞綵之甘而息冲霄之影仁兄可謂知道矣白沙先生之澤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十四

近在珂里倘有得於斯乎新刻雕龍繡虎爛焉不朽之業字字可
寶因文以見道進而求之揚子雲不足述也僕亦好織詞近已淡
焉忘之巽拙爲權伎所憎乃將返子舍之樂晚矣退就北面以明
吾愧

答陸太和

今日楚事之難不在黔下黔已成之亂而楚未狀之憂也兵餉騷
敝日中黔禍三湘七澤之間嘗恐有呼嘯風雨之夜者吳越巨浸
告饑于楚楚粟貴而閉之糴粟不行源易涸則亦病楚翁臺先黔
之難何楚之慮而安楚以爲黔是在楚猶在黔也調劑運量倍費
苦心敬拭目以觀其效弟迂戇且行矣耿耿不盡

答顧定澤

時事紛紜人情波蕩民瘼國恤大家置之度外所恃賢長令撫循

此殘黎耳政績益茂卓譽翔飛他日世道有人又爲吾郡私慶也
江南巨浸當事者直欲沉餒之而後快矢口力爭幾成罪案今一
切緘口思故園之遊矣

答盧九台

都下長拂惠風時披爽氣使人有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之歎翁兄
風華高秀天韵標令退狀如不勝衣而卓乎壁立千仞之志目中
所覩誰與爲儔清源新政歌頌四聞以慧光白意酌苦劑饑公私
交利焉庾署卽銓途也翁兄其懋勉之且爲梓樹光矣猥承雲中
之札爛狀被錦高情自不敢諉而悚慵何以鳴報區區附展願言
鑒存弟孤踪觸忌方擬乞休回車不遠矣良晤何期可勝軫結

答湯參子

新歲連作二牘俱不及附時亦有機緣可圖與意白兄商量借重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於秦晉之間而靜長兄謂探之劉玉孺俟呂南溟公祖入一窺其
意乃爲穩着事遂中止蓋吾輩道義之雅知年兄以名節爲重不
爭出山之早暮也燕勢方張炙手可熱正人君子一網俱盡而弟
猶以孤踪綿力待當戶之鋤正苦脫身無法耳彼懸險阱挾雷霆
以擬我顧念兩親不得爲元白兄之續今將乞休矣年兄綵舞方
酣學力日進用世之具斟酌飽滿舉而措之前路尙賒稍俟燕鋒
暫斂似亦未晚只愧弟不及盡此區區耳枝鹿兄亦有成議而意
自忽去又吾鄉新撫公祖枝鹿意遲慮焉遂亦輟議天下事固有
定數非人力所能與也道子以去冬之孟入滇頗自矯矯可慰同
人之念中冷元水一入卽出都可付之長嘆萬斛懊惱非筆可盡

與曹薇垣

日聞年兄聲光益茂澤在民心鄒魯之郊今爲樂土長安之頌不

必言矣魏元白忽有處分其故甚不可解大端翻寔擊之案者播弄於其間耳灰任事之氣傷忠義之心年兄定爲三嘆翟心水真誠可以共事已爲年兄委曲言之但不知渠能免於驅除否在年兄持此真誠任事之念則無人不可相信又不必問來者之何人也弟兢兢救過脫身甚難今已擬乞休不復問差矣先發賤累南還道經貴屬恐有不虞乞年兄差人護之出境俱得平穩過去足矣止婦子四五輿而女流幼穉無一知事者損不過五擡蕭蕭行李不甚費騾人也侍在骨肉之愛故敢以聞弟亦且至矣

答胡浮洽

雄邊巨鎮日白風高年臺攢巒其間慨朕有封狼胥居之想此亦一壯遊也弟以觸忌孤踪進退維谷差雖告竣而尙錮之不內不外求一脫身之法日捱一日如坐苦海年臺亦復念我乎澤壘久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夫

不相聞渠亦正在危機也汪如石俸次僅差一二日竟格不入選朕此番人衆而數慳不如遲之爲後日張本弟已擬乞休嗣是不復得通聞問矣辱惓惓遠念併拜黃鼠之惠消我酣酒稍平胷中磊塊謝不可以筆旣

答張篤棊

李官之難倍在末路而老公祖冰心愈皎吏民上下之間心恬意盡入於至誠而不知其故則提衡天下之妙在是矣貴鄉固多賢豈有出老公祖之右相知筆舌關於吏治之衡者斷不敢不竭此心蓋緇衣之好自不容已非足爲老公祖重也時事日新重陰蔽日老公祖虛觀其得失亦千秋一大公案附在蘭臭之末輒敢吐此高明以爲何如

答劉心統

諱四端

自年臺行時消長之幾微微動矣嗣後遂潰隄奔注幾於平地陸
沉若無射潮強弩惟有引身避之耳年臺勁骨深心屹然中流之
砥方持斧問俗事外主持國是挽此狂瀾使長林豐草之間獲覩
世道清明之象於願已足何敢復言天下事若同志之中聯合聲
氣各從君父起見母遂以爵祿之餌從風而靡知年臺必有激發
之大機權也

答蔣澤壘

兩月之間事且數變近數日之間又大變矣南樂與魏璫爲呼應
內外合力以去吏垣去吏部并欲去首揆其所欲者李年伯爲家
宰王射斗爲總憲不至一網清流不止而外之人情上忌高邑下
憎廊園其鼓掌者亦十之六七也天下事一至於此吾輩同舟之
勢其能安枕乎弟一疏觸兇鋒幾爲元白兄之續適有天幸而免
此中正氣集

卷三 五

七

今岌岌不保思覓歸計年兄何以策之目下會推倘可支持則大
善否則大事去矣馮少老未知得遂出山否靜長兄品望卓然秦
中諸公甚稱之據意白云可借撫按力留其免覲終當借重本省
耳近來選君執持少所啓事相知相爲之意正復鬱之喉中然此
又爲清平話矣餘未可一二盡也

答蔣澤壘

九月中有兩番報函矣半月之間翻覆至此已爲一網打盡之
謀而其必不能容者則觸怒於南樂之人也內魏之毒有限外魏
之毒無窮此時燕勢方張而齊越之謀主局亦從此遞變矣貴座
師本是同舟遇風之人而往時二三君子好疑遂開吾黨之隙逆
授小人以柄到此大家悔之晚矣總憲欲用長垣弟掛冠謝之耳
年兄料理地方之事無問長安異同繼差者在劉碧山宋荆璞之

間然亦未可預定也首揆將行矣茗上亦搖搖不安過此卽爲一家要其作法之驟用璫之銳理勢自不可久且靜觀其後耳饒父母定爲留意諸事想邸報中聞之霞城公疏上內傳已允閣票中夜易之者從外入也齊之二李爲南樂門生將爲先鋒故一疏入而蒲州遂得嚴諭機括甚妙秘之秘之延綏武弁袁勳者袁熙宇之乃郎也須爲破格薦拔

又

近有報函附貴役不知已入覽否會推之事一奉南樂之意旨以行明明出口無所忌憚而亦無敢逆其意者崔固內外魏之私人亦取其向爲正人彈擊借之倒戈彼固云待驅除盡了始做一番至四五年後讓他們再做昨樞輔忽有入賀之疏便云若入城來把來殺了往時人疑高陽之合於南樂而今始知其不相容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二

六

然則南樂之毒至矣吾輩豈有能安之理緹騎四出搜訪而南樂圍又仕籍又分爲五黨之圖以進此種光景真以掛冠爲上策耳

答楊大豫

時事忽至於此漢唐宋季世之象也一身固以去官爲快其如聖明孤立何所望年兄入而主持回微陽於一綫耳程伯子有云新法之行吾黨亦分任其責年兄所謂名節太激實至言也晉撫一推聞舊太宰獨斷甚堅以昔中諸君子多爲郭藩伯地故太宰立意置之此誠意見之過及思野疏出禍機甚深而當事者以爭辯爲快心驅而納諸陷穽不自覺也總之借題於晉撫又移禍於郭藩年兄在地方言地方留之自是正理但因此一爭去部去院而臺省爲之一空恐終須一引避耳大疏斟酌極當且又撫公所同待其旨下而上之正自無嫌也衛輝司李之量移弟不知其故若

宛推乃見立一家聞亦關中諸君子所棄且大來年兄曾一點綴之彈章正合公論俟晤間當道尊意耳弟觸時相之怒幾無餘生將乞歸以謝之不願復問天下事矣雅意惓惓有逾骨肉惟有心刻

答王念生

年兄行後遂有許大風波別是一世界矣年兄品望如百鍊精金市有定價東西南北無所不可年兄必欲爲眞王也應從彼中間之奈何向不合時宜之人商得失哉一笑近論紛紛無暇言及吾鄉之事而區區心舌不敢爲知己吝只苦力薄勢單年兄何以策之時事關目都在邸報弟得罪權相度必不免思圖歸計若得年兄既入要地而後長往則眞大快不審得遂願否

答何武莪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九

承示援黔績次燎於指掌非熟嘗其竅會者不能知不能言至其大端業共知之而未有言之者黔以後局掩前局欲理前局俟現局稍定耳聖明寬大不令當世有介之推也國本一案秉筆者不敢掩功亦既有成諾若先帝諭旨篤念聖母山陵情至語危讀之潸然可涕并當屬之秉筆者明台臺闡揚聖孝之忠蓋也時事忽如沸羹清流幾於一網得劍履還朝作中流之砥正氣永不剝落所關消長甚大日幾幾望之不肯狂愚觸忌方在怒濤駭浪間力理歸楫恐無以終副惓惓之雅率略布謝并獻寸芹諸惟台照

與周杜羸

億丁巳謁選遂辱年臺忘形之好在再五年寸心相照比方聯南牀之坐而忽載高崗之羽君子道消早爲兆卜自此驚濤屢作瑤箴日張直臣至抱痛幽泉又何問拂袖掛冠者乎然後羨年臺之

超然事外小屈行且大伸卽就眼前實際而維揚雄鎮露湛霜清
吏之洗心易腸者幾何民之瞻帷戴德者幾何建牙偉望蚤樹之
標視弟之孤踪觸忌進退維谷者何啻霄淵也每與令兄年丈角
子談心輒深故人雲外之想行覓歸帆望羅浮而索醉矣

答李瑤圃

天曹冰鏡借重年臺此世道之幸不獨爲桑梓光也憶客冬群議
僉同而舊宰獨知之契堅不再奪然意見之角遂開水火將有漢
唐黨錮之憂乃信用獨之不如用衆而年臺一人之用舍卽世道
否泰之關昔賢謂吾不西行大禍不解其年臺今日之謂乎幸蚤
驅車以慰同志之望伏聞鼓盆之戚未申吊問先辱遠貺不益之
愧乎知己之誼不可卻一芹附奠年嫂希鑒入弟迂愚取憎方覓
歸計當相遇于驛舍矣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一

干

與解石帆

年丈行後驚濤怪浪日異月新今且滿船俱覆矣向來當事者好
行其意如絕磴孤攀退無餘地罡風吹墜八人在深谷中言之可
爲浩歎偶閱宋史元符元年河南人獻玉璽遂有次年同文之獄
事數巧合豈盡人力吾輩一身何足計所憂者國事耳年丈優游
故園超然是非之外碩果不食斯世道大幸然長垣且出辣手可
畏年丈正氣千尋自有以壓之不俟弟之鯁鯁弟迂齷齪忌日有
不測之憂捩至春初得生入里門無所復望矣年丈道義之愛有
踰骨肉得無爲我念之乎久無便郵於書問辱承不忘率布縷縷
勿以視不相知者又爲罪案也

答沈雲升

纔幾時不相聞而長安鼎沸驚心駭目岌岌乎有漢唐黨錮之憂

不能不追咎於往日當事之人也取二三孤刻好奇之士開吾黨水火使小人起乘其隙而向之號爲君子者亦復且驚且喜以一洩其不平之氣將不免潛移默化入其勢凌利誘之中此則世道之所大憂年兄以爲然否以正直忠厚如年兄何風波之云向所言者乃槩言世局之紛紛耳每當二八月之期何人不在推敲之內蓋執語言字句以求言外之指歸此向來諸君子膏鋼之疾然實未嘗擬年兄卽所謂弟之効力者亦風影之談也今時移局變舊話俱不足提只大家相同舟遇風之勢爲要緊義耳弟觸權相之怒憂在性命無論一官升沉若春初得理歸楫卽萬幸也靜長兄已擬學憲吾輩心事已了諸不多及

與許霞城

年兄行後群小披猖毒燄日甚恐同文之獄尙未已也正人幾何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堪此摧折可惜聖明勵精之意乃爲無忌憚者借以行其報復憂在國家何處痛哭昔人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過往時諸君子若能聽吾輩之言平平穩穩元氣自固二豎不難去也今若之何弟危機正伏似必不能倖逃然禍福聽於天卽竄逐以去亦主恩也聞有向權門而乞憐者則雖死不爲耳新歲可得秦差差亦未必下下亦不必到但求脫卻長安便爲極樂世界每念風波危疑中安得復有同心鐵膽如年兄者一冬意氣蕭索實在於此年兄萊綵方歡且置時事於度外若吾鄉考選正自難處俟五知足吾兩兄任之銓議主之者相公而陪之者則少宰篤於門牆之意然考選諸公俱不得與弟無力可効而相知者俱無厚薄之嫌未必不是一幸也大計中似倚有奇文字吾鄉撫臺亦將易矣秋風之葉掃除必盡崑山極力歸依所可喜者聊城有必不相下

之勢其隙已開或者變局之始乎枚卜定不遠若得張侗老入則亦挽回之機可借年兄之靈先下一片苦心以爲世道計何如何如縷縷者皆罪案也幸秘之

答何武表

冬仲一函奉報方擬觀時相機稍盡區區以報明命近接來札且慨然有拂衣之想見之不覺浩歎方正論昌明人爭馳騫則姑綬勞臣於天末及時局翻覆死灰盡然則又正人避席之時也然後追憾諸君子用人聽言舉失其當今中流帆亂誰與其濟哉台臺有國本邊功抵餉三案炳炳耳目今國本一言大都爲時所忌卽王心老已且晚乞歸若邊功抵餉固忌者所不能掩而強者所不能爭也俟其黨合與鬪終當少伸公案且姑靜觀時日展布鴻猷大疏命使者止之此中告歸者牽如秋風之葉故願台臺留作歲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三

寒之松耳相知星散無可與言祇有孤鬱

答林浴元

李官味如蠟也年臺七年冰力兩地孤翔每於嚼蠟之中時有凌雲之氣左宜右有妙合其符問之上下之口無不以廉明爲頌蓋治譜得自家傳而道味又從師授知他日主持國是必不從世態波靡作笑罵好官也同志之中定應托契直視年臺事如身事何須諄囑時事紛紜乃占定力要在善藏其用以靜以密清華之選自是賢司理本等苦春間老師入都則尤如山之重也

答袁九際

別來音問寥寥都緣路迢雁杳每見明月想山中之遊停盃分韻時也吏治邊防日就頽廢盜官糜餉轉歎乏才思得廉敏強力如翁臺者一生其色濡筆躊躇想時觀會正逢貴督之疏意借計事

以素所懷來大發而長鳴之不料狂言觸忌權臣張綱爲羅家有
二親不得不少避其鋒此志竟鬱于抱讀來教愆然增歎陸景老
鐵骨血誠久已逢人爲地卽有譏口無所復畏而張鍾老被彈之
後乃切切致疑於弟不可發翁臺之一哂乎計典方嚴燕人爲政
黔疏未得卽覆覃恩之典則不能脫吏胥之手未可以正說也李
碧老仍還故物眞可彈冠相慶但余二生來備聞太翁之強飯近
况之清娛皆遠慰故人之念弟歸期不遠尙可相晤於大江之上
也

答曹薇垣

妖民遺孽易靜易擾在守土者撫解有方耳信如移兵蕩掃之計
東土久爲戰場非年臺以身任之仁義並用誰能了此局者今村
歌巷舞雞犬不驚地方旣拜仁人之賜而福德亦從此無量矣榮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膺新命益展壯猷以此實心實力行之坐見開府建牙勒名彝鼎
惟招賊之讒聞前事者致憾於按君頗倡此議總之賊黨消除旣
盡則媒孽自無所容善後之策尤須留意新按君翟心水端厚人
也弟已備與言之且屬元老同鄉當心相照年臺只口不言功爲
第一義以消前人之忌可耳

答曹根遂

弟生平寡合相知無幾而相知中又生岐路左牽右挽步步俱難
自入長安來集之忽夫曾幾何時而年兄又去矣去而褰帷露冕
於西湖之上猶自動人遐思乃虛懸之不進不退之間終日言齊
言楚而茫無歸宿之地嗟乎銓政如此宜其爲人所乘至于全局
俱覆乃弟之口舌不靈効亦可見而又不免以信心之言作違時
之案欲如年兄之安夢故園又豈可得哉正束書焚筆昂首掛冠

忽得手札兼訊來使乃知長卿病起輒已得麟知吾年兄從此生氣勃勃倘獲借拂拭之靈消其口孽乎銘石兄清心勁骨故是我輩人然使區區作曹邱不幾欲益反損乎正當爲之焚香乞靈鬼神耳以發千里一笑

與阮圓海

易曰知幾其神乎年兄幾先之哲高人數等而好事者牽之於葛藤之中清夜思之每爲三歎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鑄黨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去吾知二君子必不願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何今之得志者妄援吾集之以爲重寧不令人短氣哉向有耿耿欲一吐出左牽右挽終鬱於懷若夫名義所在不能緘口負心而今俱成罪案年兄翱翔天路亦復爲故人垂念乎既懶作書又苦乏羽乃忽得元甫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三 函使者之便遂慨然一發其不平之鳴嗟呼十年來二三女生落落紛馳而且成荆棘之林也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棲讀之堪當痛哭

答魏仲雪

懷人之緒日繁於心每爲塵緣所擾亦不得便羽直到南都故落落如此往歲正論力明稍一舒其狂直之氣原知有害翻覆然言官以言爲職不問生死寧顧世局欲依違兩可之間正苦無此軟舌至官府相激釀成黨禍向固預知其不可而大義已倡不得不從其他持議之稍苛取途之稍狹諸君子豈曰無過然觀過知仁弟亦未嘗不効忠告而今總付之長歎年兄靜觀局外定有妙解尤堪痛者則吾黨二三同志乃自作水火使人左顧右盼步步牽掛耳吾鄉水災爭之頗力幾爲罪案當事者意欲棄此一方

以洩燕人之怨可奈何恭甫年兄弟久有契誼偶小疏中泛及東
事數語夢想不及於恭甫也而恭甫誤疑之既亦遍告之長安幸
部覆稍存其概此心略可自白年兄蚤已從千里外爲吾伸豁相
知貴知心豈不信哉弟以多口觸忌行理故園之游年兄得一返
棹爲十日談乎□品僅從常調弟豈敢嘿嘿而已特以銓缺爲人
所先故姑了兄意廓園亦甚着意也以廓園之子子而今被以貪
名兄爲之碎一唾壺否

答毛禹門

前日同興遂爲今日難端君子實授小人以隙□晏然修唐虞三
代之容彼乃捷而取之無一矢遺鏃之費而正人已盡矣仁兄觀
目前之事豈非從來一大變局哉璫毒所中在一身之怨尙有怒
殺之時而南樂之毒中於齊越之伏戎燕人之新怨驚悍而不可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解凡其從內出者皆其從外入者也霞城之事內已允闞擬而中
夜傳入忽復中變蒲州將行矣君上亦不久此下合爲一家不過
再驅除數人則燕局定而齊越起一年之後恐并用璫二字忘之
則是非乃大亂耳弟一疏觸奸幾陷虎口彼方耽耽必逞願乞身
於長林豐草從仁兄續張公玉女之遊未知天與之否日與霞城
議疏通之法而或者執賜環之癡想日復一日乃付流水殆亦天
也勢窮理極物無不反且共靜觀之聯合聲氣以俟狐魅形銷天
心來復耳

答袁公麥

不佞雖涉世未久狀所見逸才高議托志千秋如足下者指不再
屈而邀元甫兄之靈傾蓋如故何幸何幸文章之道神於作合藏
世相感何況交臂乎微觀足下退狀深念鋒藏光闇以善用其才

蓋動忍之功多矣不佞信心饒舌方行乎憂患之途願就足下學所未至何敢以師道妄自任也敬謝不敏尊翁老先生以任事叢謗士大夫自有公評第近議生財思復得疏理之功而不可猝見人人以任事爲戒則尊翁之公案亦易了了矣左牽右掣誰爲斬此葛藤乎按鹽二院俱已出都不及效力狀此非儀之時言亦弗重空負惓惓見託奈何少文兄前已略悉其槩非楮墨所能具陳恃有心昭

與熊青嶼

弟曠於作書一切曠廢而台臺道義之雅時往來於心也機緣不偶君子道消事已至此夫復何言吾輩信心信道廊壑之中別有天地矧萊綵方酣鯉庭可授直可置世事度外而聖賢憂國憂民不忍一膜自封則今日之事知台臺太息流涕不能已已所惜發

龍地正氣集

卷言二十

五

若乃在貴鄉而反先受其禍則諸君子之過也弟亦旦晚歸矣凡上餘生言之可涕一官何足道哉但兄持鹿洞碑刻台臺之愛忘其醜使人汗透重裘狀托名公以不朽幸也詎可筆謝賢郎鍛羽喟狀附說一芹以將言近意遠惟知已鑒之

與蔡元尚

敬啓敝邑舊父母蔡南胡公以恩詔贈官應得誥命而後人無爲陳請者不佞與舍親繆西谿兩家皆世被其澤比於畏壘今相繼以罪去矣舍親曾言台臺爲胡父母至戚敦於古誼用敢以此爲懇其輒止須封司類題其文或貴鄉名公自爲之例借銜於中翰有酬謝謹附上白金四兩幸台臺始終曲成令親九原之啣結亦不佞兩家之啣結也罪廢之人不敢躬叩臨楮皇恐

答陸景鄴

方今任事之難內外無異而貴陽遠在絕地又當海內凋敝之秋
聞兵聞餉無所不難乃事權之錯出人情之嫌忌又有難之難者
台臺以血誠赤膽敝精竭力以任之細詢吳簿得軍中狀甚悉未
嘗不服台臺之壯而復惻朕念也早已知此調爲相苦朕從古眞
豪傑必從難處下手使人人縮步誰與成功但願得其安頓之所
旣已入黔卽未易他從方欲謀之知者而黨禍方興不肯以狂言
犯柄臣之鋒遂張羅逐之匆匆去國不敢復問天下事惟伏處林
穴側耳俊才大業以爲社稷慶而已冰清茶苦豈宜部俸倒施敬
以璧返幸恕不恭心長隊短莫效區區祇有悵結

答樊鍾陽

黨禍方興誠君子卷懷之日然憂時妙用尙藉正人以回微陽於
一縷年臺何遠堅遜思耶弟以狂言觸忌久拚一官謝之今已得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三

謹行矣長林豐草不敢復問天下事匆匆布復臨風惘狀

答朱白岳

撫院承差回具有一函奉報近來時事愈出愈奇弟爲小人側目
無路脫身而今且安排陷穿借破甑曹郎黨字題目遂逢嚴譴辱
及其親可爲太息生死禍福言官之所不計沒齒編氓亦復何恨
而必以奪黃爲快何罪至此每念年兄在萬里外賦望雲之詩若
以弟之所遭則夜郎皆仙境也責役分致諸函已爲一一料理度
且晚可以言旋而弟去國之人從此無路接雲中之札相思相望
直俟年兄開府敝鄉乃瞻色笑耳夷氛未靖兵餉兼籌孤影勞神
百凡珍重

答門人關蓬石

佳卷中想味仁兄孤芳幽韻迥然塵埃之外及見其人如其文竊

念他年用世必以品見不隨俗波靡者也以此附知人之鑒甚幸
近貴同門來乃知有居廬之戚大孝以顯揚爲先惟以禮節哀靜
蔡文章之妙生生不已化化相逼則樹靜風生草枯鳥怨皆文境
也僕以狂言觸羣小人之忌張羅布網之遭嚴譴長林豐草不復
問天下事所望賢輩大路翱翔爲故人生色耳匆匆束裝恃在道
義之知空函布復想能亮也

與蕭伯玉

長安中了無生趣但得吾伯玉比隣而居寸心如雪貧賤患難之
際有生死骨肉之情以此眷眷於心未忍遽草絕交書也初蒙放
時尙有辱親之慮牽掛胷次今亦付之幻夢入舟來伸腳高臥黃
梁飯熟矣石尤爲祟三日而行十里此豈章惇之罪哉不足爲鄉
里小兒道也向者孤行一意信口而談而今一網牽合羅織如意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天

此後未了之案知復何似年兄如有所聞幸附一行於敝同年龔
淵孟處眞友朋相愛之意也去國之人不應復作長安書第私區
區於知已卽令師亦止有心烟

與王闇生

自別年兄後日坐冰淵幾無生還之望忽朕講逐驚魂初定不審
法星何日炤嶺西聞彼中山水奇絕風土淳樸疏剝吏弊使民夷
相安不過出經綸餘緒耳褰帷行部山嶽動搖自是吾輩壯遊遠
近正無所異也客冬田陸海公祖別致一公禮以答吾輩公饒誼
不可卻已致其一於霞城年兄今以其一奉上弟伏處林壑無緣
通往來之牘適舟過京口附致賢公子不知此函何時始得入覽
也

與繆西谿姑丈

台車一出都門光景日復憐急狀亦謂去此一官他無所憂乃不肖至辱及於親雖倖生還了無生趣至姑丈之波入彼案尤令人扼腕一路尋問消息杳不可得直至京口得見邸抄已四月望矣狀亦未有招疏不知何樣羅砌過郡城峯陽來彼甚爲懸念據云十五人中禹門最輕乃六千狀亦係傳聞之言其餘枯去不遠恐未必的也以理度之總數豈應過十萬則分之定無如許如廓兄四壁蕭然此局寧有完理耶天悟聖明再得如賈彪之西行則定有解法否則無了時也今姑靜俟之聞撫公已到可托蓼洲諸兄一覓的耗併商量處法耳禍患之來惟有順命憂之無益想長者自有達觀不肖亦驚魂未定深坐井底思之茫狀初得抵舍先此奉候諸容續布

與高景翁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都中違教時猶奉台旨靜以息爭而潰隄狂瀾桑田滄海從來黨錮之禍寧有甚於此者乎台臺大道爲公虛平應物微聞羣小具有心知而猖鬼一呼震霆立下事已至此夫復何言狀使黨籍一光吾道有主豪傑恥不得與而兜虎不復興歌則亦千秋一大公案也獨念挺擊變作功臣紅丸化爲對症將且漸矣君父之患灑淚何地驚鱗折角網罟方張邱壑之中恐未安枕庶幾立雪三年傳經下座仰借架誨奉以固窮台臺亦不鄙夷之乎向過錫時正台駕在吳淞間末一申其耿耿今子舍方溫衽虱自喻村深草茂足不窺門輒敢一布私臆倘下走尚有危機餘罪者則乞指而示之行時姜神超托逕解紛之意并爲次及

答楊蘧初公祖

春初正申借寇之議而時移事變事與心違放逐餘生旣爲要人

所側目卽伏處邱壑又失二天之庇惟歌勿剪勿伐之章以慰孤
懷耳驚魂甫定杜門養痾不敢一通姓名而忽辱瑤函藹狀蘭誼
且賤及家嚴尤紉道義骨肉之愛也溥事極費唇舌民生不辰竟
以水底遊魚重累老公祖狀非老公祖調饑劑苦仁心仁術則蠢
蠢者無寧宇矣百世之澤誰忍忘之憲節將西家嚴尙擬負弩罪
廢之人瞻望無期祇有惋結肅謝不盡

答曾二雲公祖

老公祖秉公拔才孤寒昂首文額縮而後通之以權此不易之中
道也弟已久絕世緣而親友見責非以爲利循例具贖實以親誼
之重輕爲先後老公祖錄其首名而斟酌其二三可也雅誼惓至
感切于心家姑夫處卽當以台旨致之至地方之事亦有可言者
錢糧侵蠹日甚批出瓜分習爲固狀區書飛灑不可勝計在鄉間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最苦白捕而汎地一役尤令雞犬不寧矣謂斷宜裁革又才悍成
風市鎮各有十光棍扛幫打作結黨公呈幸老公祖神明之鑑屢
見摧擊而餘燄未息卽敝里顧山鎮向稱清淨近亦爲十虎盤踞
矣領袖者有二姓兄弟老公祖留神查訪俟廉其實而一懲創之
真地方小戶安枕之賜也饒舌多事聊備芻蕘之一而已

答莊魯餘

都門一晤甚慰濶思弟方憂病相尋弗獲時相過從年丈養痾罷
試暫息六月之翻三年一蜚轉眼事耳如弟放歸邱壑長與野鶴
爲緣戶外草生磨焉喪我蓋不知握手歡笑還復有此日否雲中
一羽忽驚蝶夢亦意外一大歡喜因緣也

與魏廓園

弟蒙恩放歸而年兄遂懼嚴譴傷心孤弔三復范滂之言爲送行

文耳雖狀聖明寬大霜雪陽春努力前行無庸悲怨弟病頓不能
出戶特遣人問候於途念兄貧甚貸得念金以供緹騎之費耿耿
寸心祇有遠炤

答周來玉

時事如此真堪痛哭弟既得附於翁臺之後可以自信自安卽白
首邱壑亦復何恨但以無頭迷障故貽翁臺以未了之局念之每
爲氣結又未知網張四面吾輩終得高枕否耳告身之繳理無異
同若侗老處止於新給則吾輩便當如何聞翁臺已繳似又宜速
回其半若一有參差恐又開一罪案矣承使遠來具感同心之雅
答徐月賓公祖

弟迂愚觸忌幾無生還之望幸聖明寬大放歸田里扁舟南下悔
罪省愆懶性恰宜驚魂始定纔渡江而父老子弟歌舞至仁有感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三

極涕零者調甘劑苦之方不啻起白骨而肉之也月朔抵舍伏接
台翰慰藉殷殷名已係於卓隸而轉叨忘分之交罪且辱及其親
而更沐如天之貺誼高霄漢歌邁陽春此則我有二天余其一樂
逐臣厚幸古人所無雖沒齒岩穴復何恨哉村居杜門不敢以罪
戾姓名輕瀆憲臺狀施而不報草野倨侮是亦罪也敕命賫繳倘
有事體異同更乞指揮仰恃台慈不勝皇悚

與高景翁

頃方具牘恭候道履而家姑夫寄示台札使不肖慾心平躁心釋
覺英雄感憤痛哭之語俱不足以入有道者之聽也每自念涉世
太早未嘗知學若使焚林稍息鐵羽不驚飯依絳帳立雪三年此
則造物之所以成我大矣自反不忤何怨何尤狀細細思量亦覺
鹵莽倘非聖恩寬大久爲杖下之鬼又安得優游菽水之歡如今

日耶獨念二三知已三木囊頭生死何期無膺流涕虞山日有亂形因亂借亂皆殺機也時無賈彪夫復何言不審邇日更有奇聞否統惟台慈教之

與沈五知

自別年兄後舟中清淨生平未有此適不啻再生之樂也嗣後風波日急正人都盡而年兄飄然歸來矣甚喜明哲保身獨得道妙近來文字益務新奇但不知吾輩既已投林倘有危機罪案乎年兄幸以所聞詳示之十五人贓案何似近又有一百七十六人之說雖係揣摩狀有後着與否未可知也弟子舍方温毫不作門外想以此胸中廓然而六君子檻車以去生死何如可得聞其概乎炎暑懶得出門特此奉候不盡

與楊蓬初公祖

乾紳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三

伏惟老公祖以痛癢饑溺之心軫吳民之厄遷喬既久臥轍未還劑苦調弦解苛止亂老公祖之造福於吳民者厚矣雖狀追維三歲之間江流夜靜狐嘯風驅使鄒兗之禍不作者誰之賜也虎冠剪翼墨吏易腸使杼軸之遺未斬者誰之賜也乃今舍吾民而去矣議者方以東南爲不涸之倉草菅民命者爲能吏敲吸民脂者爲忠臣有繪監門之圖上叩閭之章者不免爲大戮但不知福曜既移之后嗟此哀黎作何光景而不逞亂民魔劫未盡使驚鱗鏃羽何處覓寧林溪澗乎知老公祖并州之念定爲一步一回也弟杜門省愆承歡膝下讀書荷鋤之外都無些子沾懷古來放逐之臣少復如此蒙恩已過沒齒爲榮只願厚徼餘庇長得安枕爲太平之民耳匍匐道左敬獻芟芟以申攀轅之意晤碣石明衡魯齋帖月諸君子爲道耿精

與魏仲雪

春間子受之處附一函嗣後正覓歸計幸遂所願扁舟南下檢點身心日星魚鳥儘可相對林泉書卷正足忘年曠觀漢唐宋以來黨人之禍尚不止此兄宜爲我賦詩把酒不必發感憤之談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古人以爲一樂如弟懶癖閒情隨處落落兄所具曉當其執事哢哢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爲爾手口已見今日乃遂本懷兄以不作風波驕我豈有居言路在是非場中而卷舌掩口爲兩來三變之行藏以保笑罵好官者乎非兄前弟豈發此狂語只可與起田知他人勿道也兄近况正佳才不才之間善藏其用知兄素心自足了願此非他人肯道也承劔環之惠時掀髯一笑

答瞿起田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三

弟狂愚觸忌幾不得生正在網中幸得之子打破放舟南下兩袖風輕始覺有生之樂歸來身心無礙菽水餘懽此趣亦復不少獨念六君子三木囊頭悠悠長夜月沉酒醒友朋之痛不能忘懷而博觀漢唐宋往轍殆亦天地氣運使朕與諸君子命中帶得鄱復付之邯鄲夢界矣念欲一鼓虞山之棹靜對吾年兄道氣素心消釋餘垢爲炎暑所困不得出門倘秋風漸爽吾年兄慨朕生草園之色者亦山居一大福緣也弟懶不通問而手教輒復先之想能以野人見恕拜領雅贖誠不忍違別鑿金筆架雕檀筆筒爲異時青瑣珥筆之用不盡依戀

答錢龍門

自別年兄後忽聞喬擢忽聞廬憂總不得便郵一通慶弔朕耿耿此心時與明月相望也此番變態筆古招尤只不知日業深重如

此消折得盡否月白風清盃酒笑傲曾從香鑪峰下帶得一片雲
心今日不敢多讓倘清福難消造物所妬則耳熱烏烏又成負罪
引惡年兄應爲我憐念耳野服閑遊一晤知已正自有懷狀今日
亦不敢必明日事也猥承手訊率布區區令姪年兄希道耿結

答許霞城

日來避暑竹林放腳高臥絕迹城市斷絕書疏生來未有此適獨
念知已迢迢時牽夢寐秋中虎阜之約洵爲快事尙俟與澤壘年
兄訂之恐亦在秋冬之際矣新政日異掃除一空澤壘尙爲魯殿
靈光不知風雨飄搖若何也聊城已去行及崑山矣小人洗眼看
賢宰相巍狀獨坐再造出底樣世界黃梁未熟醒夢何時一枕黑
甜各各受用一切置之度外耳繳軸事特費心神非道義骨肉注
復真切何以至此當再聞之來玉諸君子以夾從違家姑丈容致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言

尊意別紈之惠殊非所宜拜謝不旣

答蔣澤壘

弟偶幸生還放腳高臥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所謂雞猪魚蒜遇
着便吃生老病死時至奉行一毫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頗得自在
年兄持斧三秦風清日白快心明眼做了一番實在事業卽使卷
懷亦復何恨安知吉神呵護不令惡曜退伏耶魯殿靈光巍狀獨
存此亦吾輩一大眉目也虞山狂徒頗有貴介子弟而水滸之編
又設一筭正恐流毒未已要亦不關人力看天意何如耳弟鄉居
絕迹城市若駕過敝邑當移棹郭外一談近霞城欲約爲虎邱之
晤不知乘輿得過否賢公子就試則敝寓儘可下榻不須他覓謹
灑掃以待

與錢牧齋

春間放舟南下靜觀世局屈指大端十得八九從前正氣頗旺渠輩打算驅除忙卻心手故使深林鍛羽稍定驚魂直到滿盤淨盡時饑鷹餓虎勢無休歇區區勒黨錮之碑伸僞學之禁詎足以快其心乎此中機局作何究竟翁臺定得其微兼六君子生死關頭近來頗聞其槩否荒村杜門如在井底念欲一領塵予縱觀武庫顧荆棘滿路不覺趑趄恃有神炤耳繳救之事昨訪張侗老止繳本身是或一道想亦因虞高二疏故也翁臺如以爲可便當不致異同幸明示之

與莊若候

近來變態無所不有總是黃梁夢中幻觀不足以障明眼人也向苦長安逐隊臭穢滿前今得脫體清涼散髮竹林伸腳高臥此種便宜非吾輩懶淡之性不知此趣年兄雖復暫息恐富貴逼人受乾寧正氣集卷三百十一
用不久若弟乃叨爲終身受用耳知己之想時切于懷而村深杜門都無出理年兄樂境方酣亦豈能遠問山陰之棹耶喪明之戚誠爲不堪狀又須以道力遣之不宜惻惻也靜長年兄亦遂遭誣可爲太息晤間幸道耿耿

與周蓼洲

翁臺凌雲聳壑不佞弟卽不敢謬附聲氣之同狀數年嚮往不在名場世法中實以清風直道四字爲翁臺屈一指耿耿在心目間而微聞許可亦似以疎拙見收則雖投林削影之餘不妨一通惘臆乃者黨禍方深攢眉有罪獨翁臺於廡園兄救焚拯溺義重死生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仰對白日慨狀淚下以此知絕交之書未爲通論也家母舅來知廡園兄生機未斷友朋之痛恨不剝肉茲區區者九牛一毛仍望慈悲大力點化丈六金身以消此劫而

已倚事有端緒亦希剖示以慰懸懸秋深足健申弔姚母便得一
了識荆之願草率徑實想能原宥

與高景翁

溽暑異嘗恭惟道履安和德業純至以慰四海之望某杜門兀坐
未獲受教於函丈之前非獨憂患之餘舉足多畏而性懶靜癖久
違膝下不覺依依長日爲短也學問之途茫茫望洋古人云不得
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席地恐復相煎見六君子之慘酷不免
惻惻廢箸心如懸旌台臺何以教之廓園事周旋有路已走致蓼
洲所矣蓼洲竟以結姻爲罪案網羅之密淵無寧鱗而蓼洲好以
直言犯當路道力詎能裁成之否乎繳赦一節不免爲親躊躇昨
知張侗老止繳本身蓋因虞高二疏之后爲變通之法不審是否
可從私心皇皇伏惟裁示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美

答陳中素老師

柱石一移萬事瓦解永言時政付之賈生之痛哭而已朕洛社有
人東山未老使小子得所依歸正使沒齒邱壑道味不孤豈復以
腐鼠爲念自仲夏入里門如病狂驚悸之后忽爾清涼食息臥起
都有生趣意謂閒身暇日可以崙精誦讀勉醫寡陋狀忽忽三月
身心尙未安頓居諸如駛深自愧也荒村削影已絕城市之想緬
想春風化雨止有神遊左右而已正擬恭候道履并請教益輒枉
台翰惓惓注念老師之篤厚於弟子蓋非楮墨之所能鳴謝也秋
暑未消伏惟爲國爲道自愛

與周蓼洲

音問之隔又兩月矣網愈密禍愈慘死者不可復生令人潸然淚
下然則吾輩食息田間豈非曠蕩之恩哉邇來機殼想全付精神

在枚卜中不知尙有白馬清流之結算否翁丈定有所聞可以開
示邨中聾瞽也索居寂炤正有佳處四海畏途舉足如阱卽緬懷
知已夢寐相牽聊此一通聞問不得便理訪戴之楫也向約繳敕
事近張侗老止繳本身似亦一法狀不審彼此諸公有無同異翁
丈曾否定決卽欲了此省一掛礙瞻前顧後正自不容草草耳幸
直示之

答解石帆

踉蹌去國獨辱知已憐念雲霄高誼當於古人中求之乃知絕交
書尙非通論也歸來散髮高臥菽水多歡檢點身心殊覺空曠只
是風波滿眼網羅四張生者旣盡枯骨欲灰耿耿於鼎沸山搖之時
猶留陽明一綫得吾年兄爲魯殿靈光尙亦社稷之靈非人力也
使節暫南徐觀妙于轉旋以佐中興之業使弟長爲太平之民不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二十一

毛

作釜魚挺鹿則厚幸矣深村卻掃忽驚雲中之札回想知交笑語
道義肝膈之愛眞如隔世事矣

與徐月賓公祖

弟名在錮籍棄同糞土餘波所及猶足累人凡在青雲之彥並以
遠我爲福何意祖臺雪陽鐵骨憐其失路違衆而哀榮之至再至
三情逾骨肉豈所爲昌歎之好耶正修一函鳴其感切候憲務之
少暇家嚴九頓階前而家兄某又傳台札至矣言念宿昔恍恍如
夢仰瞻天上已若重淵雖復故人高義世外相看豈敢以葛巾野
服唐突憲臺且以黨人餘垢爲明德累哉伏處荒村永與世緣斷
絕卽圍碁酒政恐動機心矧敢入城市乎緬維道義肝膽祇有夢
魂牽結而已東南民貧賦急人心蠢蠢而祖臺風霜清肅雨露沾
濡遂使猷猷之中獲有寧宇異時再借法曜若周文襄之鎮撫江

南則籍未埜夫終當鼓腹一見清光耳家兄方困於諸生乃拜九天之賜下士之禮亦屬曠遇伯樂一顧駑馬生風一家戴德頂踵以之矣

與毛禹門

時事都不敢言而仁兄久錮之餘尙不免絕流之網是又何也羅織已就排解無方仁兄何以爲計每一念之驚心慘目顧不敢輕出柴門握手慰勞獨念擇禍欲輕則仁兄視六君子已霄懸矣弟稟稟不測尙幸生還醉夢隨緣儘得自在狀觀新政鋒刃日急又有白馬清流之患未知終得保此餘生否耿耿在心執筆茫狀聊通問訊而已

與蔣澤壘

向辱手教日擬候謝而每接一報愴狀者累日不覺寒風射人矣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美

驅除已盡久知年兄不免在一網中狀猶得以藩屏相寄豈非微陽一綫尙不泯乎行藏之際定有妙裁居今之世出處兩難安知不以退避爲罪案且宜好酌之也若使大路相容則節鎮一方事業無量名公鉅卿胥從此出亦何必薄視淮陽况忠厚正直如年兄攫忌或不如弟輩之甚也恩詔將下或爲黨人開一面則長林豐草儘堪逍遙否者未知何處生活年兄觀邇來鋒刃將何抵止乎弟杜門兀坐卽周老師處不敢破戒往弔何日得知交晤語一澆磊塊前約敝寓下榻何以不至試事未了敬掃門以俟別具佈緘希鑒入

與許霞城

弟性懶喜靜數武之外輒覺意灰以此都不出門不得尋吳門之約近來經心入耳總堪悲欲得知已相對劇談引滿不知還在

何年空 兼葭白露之章而神飛耳皇子誕生率土俱慶黨人倘
開一面乎長林豐草尙得逍遙自在而靜觀機局正恐山林亦無
寧棲年兄近有聞否將作何究竟也十五人之案歸之撫按吾鄉
人數不少大都以撫爲政前年兄云毛公祖意將束之高閣今既
有催檄方議了局則原招無賍而招語復輕如家姑夫者未審何
以處之毛公祖用意忠厚主于幹旋雖題勢不容不做而題外做
題似亦費手年兄道誼素篤肝腸如雪倘可面詢而善商之乎則
亦今之孔融也

與黃白安

驛路傳詩後便彼此曠隔年兄飄然而去弟子處愁城日夕寔稟
卽向來促膝圍棋者亦復落落他可知也世局變遷友朋離散光
景乃爾正具呈引疾爲兒子出花所纏而彼人代我脫之樊籠外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一

三

身輕心快拜德良多只比年兄多上場一出耳策蹇出門顧影自
笑標榜不俗位置頗高與年兄合傳旣使臭味不孤獨有糠粃在
前之愧耳扁舟南下五月抵家父子兄弟之樂讀書飲酒之歡皆
與年兄遙相應和但傳一邸報使人愴然廓園死矣生平子立好
爲耿介而不免坐之以賊嗟乎廉吏不可爲恐其子不免負薪年
兄何以爲之計弟禁足不入城市每念西湖之約欲于來春了之
顧念風波未息舉足便爲罪案何時黨禁少弛得一弔廓園之墓
耶追維往事吾兩人頗亦告戒爲天心人事互相促激所謂新法
之行吾黨不得不任其咎今亦付之南柯一夢矣只願太平無事
以安老山林譬如三家村人原不出仕本來面目各各認取國家
未嘗負我輩也正念千里故人忽傳芳訊開函獨笑不能己已輒
以來韵和得三絕又一絕以爲湖上之盟書之扇頭聊慰相思倘

虎邱西湖彼此遊履所至各須急足相聞開懷引滿勝於七級平
升惟年兄記取

輿姚現聞

罪廢餘垢猶足累人翁臺道義之雅勤勤惠顧此意真足千古彌
天之網知翁臺適遂本懷獨不料太夫人霜栢之姿忽焉凋謝在
仁人孝子悲痛何勝要以皎節榮名上壽善養既已纖毫無憾哀
思當爲少紓也弟屏居卻掃擬走奠生芻爲持有城市之戒卽荆
溪做座師處未得一行且念黨禁方嚴恐哀詞織爲誘書素車指
爲罪案少俟風波少息泥首請荆想在鑿原不以懶疎見督也妾
妾申奠幸告几筵

與文湛持

弟自杜門後斷遣衆緣痛念師表在邇每欲一參玉塵兼弔令甥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早

於廬而驚心慘目日新月異友朋生死之痛草樹都復牽懷河水
悠悠驕狀廢新禁方嚴邏卒滿路不如兀坐一室且免罪也
尙擬殺機少息春山共賞不知得了此願否從前小草既未讀書
今方討得閒身而俗腸鈍質茫無入手索處三家村中真如井底
蛙也虛此一番放逐不得學古人一事翁臺何以教之性懶書疏
積想歲時僅一訊問別附土物諸托家母舅道不詳

答徐石城

都中一接光範鄙吝爲消爾後踉蹌去國不得觀曲江之勝獨念
同里當阨半爲時詬厲而翁臺新硎初發雲路方高端志貞趨早
有壁立萬仞之意其仰贊新政爲同里之光可券俟也理官之難
在上下間苟欲市恩不免府怨苟欲避怨又恐招愈大率居之以
慎而出之以如不得已之心則無往不孚矣至于秉公執法約以

平情高明自饒爲之何俟下詢芻蕘哉罪廢餘生鍵關思過近且
殃及一弟已無復人世之想而高誼殷渥重以謙光豈草野中所
敢當此儀刺并璧祇有心佩

與蔣澤壘

弟於冬季有舍弟之變傷心慘目生趣都盡陰陽人道之患二者
交併殆是口業深重罰不盡辜惟有枯坐懺悔而已知次公采芹
大是嘉慶若浮雲一官年兄素不卦胸次卽彼婦之口正足令人
千古不足爲年兄太息也十五君子之案催逼日甚聞禹門處略
已就緒託左知交邈若秦越方捫心自愧乃家姑夫更苦乞貸無
門敝邑同輩寥寥力乏義薄反思借才異地託弟告急于年兄以
向來道義之雅或亦在所慈憫許以義盟亦涸轍更生之德在年
兄從心量力非弟所敢強也恃愛代達不罪唐突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呈

明李應昇著

涇縣潘錫恩校

上按院張見平

伏承台諭收武勇以雪國恥業傳示袁知府着意采擇乃浹月以來募兵之令寂無應者里巷之間已有畏心近齊集四縣之兵屢行簡練之法疲者望寒風而色削壯者舉塊石而氣消甚有力尙可勝勉作柔怯選入前茅叩首乞免此特以撫院選充家丁爲名猶畏避若是况望其裹革遼陽哉乃知西江好氣不過私鬪是勇而兵事久廢真苦羸弱難扶今欲作其敵凱之氣生其棄土之心必有格外招徠人情斯奮若以尋常安家行糧爲餌未足酬其一年歲耕傭之獲以區區挑選兵壯爲事安能奪其室家婦子之思竊以爲人情所愛者利所畏者法法驅之於後則走險何擇利誘之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一

於前將走死如鷺今都建之民傭工於浮梁之景德鎮賣藝於揚州南京之間者往往而是誠使賞格旣設有力能舉百鈞者賞若干技能中九矢者賞若干仍另給以安家行糧徒木示信散金酬死此厚賞以來之一說也都昌賊風素熾嘯聚成羣招提宿盜名不勝書捕盜之牒騷遍於野此屬改過無繇收之有用使示之信令除其前犯苟非殺人強劫其餘槩置不問有願赴募者一體立賞仍給以免罪木簾進者有利而退無家則驅之就死也曷在微虞謝三科募士之意而行之此救過以誘之一說也朕使人各就募何人率領散之旣渙不相屬合之又食宿無方必先設將領揚旗四色吏預備資糧使兵至如歸庶幾有的可赴無令觀望不前乃今之堪將者何人非職之所知也至稅事更新奉行德意兩府一體有餘不足皆公家物也豈宜以虧盈之數上煩清慮哉竊謂

剗心滌腸絲毫必報不妨各隨所入仰聽上臺剗衡果其有餘何
所秘惜萬一不足寧有私藏如慮稅官不肖之心則在稽核之嚴
非成法可束近聞九江額已漸登至北風一猛則炤票之外投稅
閭朕無人總計秋來收數額若中分斯有微溢倘四六爲額則不
足之嘆又在南康矣惟是尺式異同寬嚴互見而寬在功令南康
初不任德嚴在鈔關九江亦不任怨鈔關先定丈尺九江不費一
辭其實鈔關以意爲尺無式可據非得本道酌量短長另設二尺
分發兩府則法令不一人心莫信每念鈔關所批去今尺太遠執
其兩端斯平等法耳秋季已終孰多孰少老大人提衡彼此微示
裒益故不敢以一隅之見孤老大人爲商足國之心也

上按院汪石蓮

某遲於趨事方屏息以聽斧鉞乃老大人天覆春生栽培轉篤竊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二

念下士遭際知己古亦有之未有一見而沐國士之遇如某者也
行取疏截自歲終某俸少十日遂落格外然得以一官少効奔走
補劇蓋愆庶幾有日顧局局愚昧無可陳說惟是巡道遷行地方
失所依賴敢以臆陳九江爲吳楚咽喉從古戰爭之地蜀變方迫
江流不寧瑞昌興國間柯陳結梗伏莽嘯聚更兼鄱湖浩渺隱憂
方大幸本道大創孱偷之兵一新選募之令鼓舞訓練水陸俱精
遠聘教師捐俸製造火器開局方始忽焉中輟當今人喜因循緩
視兵革計本道一行練成之兵解體偷惰器械火藥悉化飛塵長
江要衝誰爲砥柱况閩廣兵來無人彈壓而閩兵屯留饒州約束
之令不嚴驕子之奉已甚奪財鬪媚大可寒心老大人俯念地方
之重疏請加銜保留實爲無窮之利至於察吏詰盜力振廢弛送
舊迎新恐滋騷費此又從來久任之說所必當見之施行者老大

人已洞燭之無俟多贅矣

上藩司董定所

湖關厲政特厯至仁念動斯春法窮則變台臺以停稅之苦心行
撤關之妙法分府投票立票繳查商旣得洗其苛官亦可滌其垢
職碌碌坐觀有負清問惟是立法之初袁知府苦以見委思維再
四實慮負托才力兩窮適荒司刑之職稅瑞餘氣頗非志士之心
夫議委一年爲期而刑名查盤勢須自還其局况治法千條俱備
僅持籌應付而亦莫效其奇竊意委而不可以久不如使職別任
地方之事易軍館來就輕車之駕也台臺方加惠商民職宜効奔
走而敢爲此苦瀆者知台臺素憐職久切栽培勸出之疑怨之外
以全其孤拙之名度亦台臺所許可耳

又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向奉鈞諭已具稟恭候台裁未審已有定議審遠代庖府事以積
案填委錢糧催督苦莫之應僅了得安義京庫其各祿尙在嚴提
度可完報所奉助餉欸目特持穀價借支先解本府貧瘠特甚蒙
老大人議免半糶不啻肉其枯骨惟是抵谷銀先詳包撫臺亦准
解三分恐不能如半解之例以此乞天覆之恩蓋邇來水災沓至
憂在目前此三百金到部僅供鼠蠹留府儘可救饑萬乞俯賜詳
允免其補解又錢法通行民生樂便前所發五十萬袁知府悉已
給散兵糧各縣毫未解補不得已亦借庫銀先解尙有錢發下則
亦衆心之所樂從也

上巡道朱寰同

稅虐一蘇不惟遠商歌誦至德而星渚貧黎感咏潤轍之澤又自
無窮也職最拙劣局局不展蒙台臺提引若以立法之初職能稍

體德意以布之故勤勤任使職敢辭勞役仰孤鴻造特以居疑怨之地恐來投杼之危今台臺既許早晚則感戢無涯今亦未敢遽溯台聽也昨已具稟所能自效者寬商之手不能自必者湖口之越關與稅額之不虧夫爲防奸計勢不免多設巡欄等役而多人則多弊故寧使有越關不使有冗役僅四名巡欄困守湖岸但懸賞格有越關者罰稅一倍以賞有功人役別慮商人領票徑行意欲差人押之入城此一人恐不免需索今袁知府議於下水岸上收籌此法固佳朕今之空船人載及微貨免稅者皆卽刻放免徑行並無他票中途亦無人欄阻可謂直截簡便不知何以爲兩妥之法也憲票有丈尺已填旋復告改減少至有併其姓名而易之者率皆貨少難拘丈尺或當全免故塗易頗多悉職親手親發其查量船隻悉職親至河下間抽一船驗之絕不落他人手目第汗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四

抹憲票有不恭之罰耳稅額計四日頗爲有餘而就中木罽居三之一使無罽不免有虧今北風大作所虧又未可知也

二

仰承委任已於初七日開關恪守憲規祇令商人自報絕未查量一船權其所入可足一日之額但船雖大小不同亦滿淺各別量於丈尺之間爲裁減之法通融酌量總以奉行惠政其事之瑣屑煩雜日無暇晷幸銀不經目差可自白至剔弊察奸才所素拙每差一役籌踏再四輒復中止卽議設巡欄僅用其半蓋寧使商人稍有脫漏斯台臺所云以不撤而撤之心行之也惟是收銀兼用館吏私慮以爲可裁夫納銀在府堂堂正正無嫌可避管稅居積垢之餘須斬斷根苗庶幾清楚若仍插一人作櫃畢竟涇渭難分此非獨自求脫白亦爲後人免謗具文上懇乞賜施行又竹木憲

西計根論稅職細思商人論根之法乘積加除須精心熟于算法者方可無訛稅事煩冗恐滋多寡之弊竊與袁知府酌議不若以長關深積計論丈收銀較爲簡便職以此法爲饒河諸商親算數畝較其歲額視饒河尚輕視湖關不啻二十取一也台臺所頒丈式以量船則極寬以量簾稅爲小職曲體商人之意十丈止料其一一簾之稅不踰五兩小者二兩耳如是而台臺惠商之澤無窮矣謹具約法呈覽各役工食若巡欄水手登簿書役尤不可緩否則向爲大利今不免太苦因台臺已念及故併冒賣容另詳以請

三

前袁知府傳示台諭仰窺台臺爲商爲國至意無窮而稅額虧盈調停于兩府之間則四六分初無不可蓋向之所爭者官入私囊今絲絲登報有餘者原非私物不足者豈能取盈若一時有餘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守爲成額倘後有不足則點金之嘆又將在南康矣如其有餘而必曰此之所收不以補彼之所缺雖甚不肖不至此矧提衡損益總在台臺又非下之可以臆逞也竊謂額可無設也如慮額不足不免以有餘爲私當是又在詰核之嚴初不在文法之內惟尺式至寬按臺欲做鈔關朕鈔關特以意爲尺初無可據似不若從前詳所請台臺酌量短長另置二尺頒行兩府則人心自一寬嚴兩忘其規則出入統祈早賜裁定至木解憲票明云論根及炤地稅票今皆論丈尺除饒商之外無稅票可炤卽饒票又與今票多寡不同非乞台臺稍易票式不可近者奸商神棍又於南部堂動加稅之呈其說以湖關登報無幾今登報甚多參對官簿加稅顯然此言直可供台臺一笑亦見奸計無窮人心至險使所行之法與所刻之票異是悖違功令職等任之罰矣至總計三月稅銀未盈

五千八百而竹木盡在其中則南康未見有餘未卜後日若何也
職唇血已枯瓜期已及建昌令蒞任在五日間統希台臺早賜詳
委卑職幸甚

四

稅事瑣屑季中不敢零星竄報謹彙一冊仰備稽察伏念職祇奉
憲法矢慎矢公尺寸雖寬不敢違功令以取罪鎔銖必較亦不敢
損正額以媚商凡漏網窮追炤批停格焦唇穿目賈怨已多特于
空船搭載數難取盈間有半料良非獲已至額數一聽上裁本非
量出爲入而九江有鈔關可做原屬初議所頒此奉行之大較也
幸本府冬季頗浮于秋六分之額似亦可辦統維電察

上巡道陸景鄰

久違訓迪深切瞻戀昨奉批答聾聵一開第識疎才弱碌碌簿書
乾坤正氣集 卷三

六

聊托帖括以文其拙乃沐溫言褒獎不勝悚愧台臺文章山斗熠
臨斯地諸士承風丕變况江州士尤親炙最切者乎至台示習尙
刁獷事體痿痺二語洞見垣脈霜風一肅吏民敢不革面卽有眞
僞雜揉捕巡縱枉以入日月之炤毫髮安能遁形惟是此中惡習
輒以人命爲奇貨都昌往時乘風鼓煽百十爲羣而告詞之不清
則有杯酒誣言直架瞞天之謊者既不勝其反坐遂爾習爲故嘗
訟師刁民唾手風波其間亦有愚魯無知爲代書所悞只求狀准
後悔無及尙就九江城中考定代書之人明示其值責令從實填
寫禁絕浮套刁字如原告反坐至徒以上者提代書人并責可也
又三府交界每每冒籍或乞明示承問各官如遇冒籍告批者卽
申明改併如冒批衙門未及改者其原籍府縣衙門經申本道請
案不得避事推諉又有原被告彼此各府如都昌鄱陽湖口尤多

彼此關提互相秦越久稽憲案牽此之繇使原被各有告詞者或示命以奉到先後或府縣上下爲序立限申併不得留延似亦可清案贖也他若地方積弊曾條列通解兩臺度必仰備參覆成案見存不敢複說狀以條陳塞責正俗吏驚虛餽陋之套且所言鄙淺尤不足入台臺之鑒因明問下及不敢不强索一二以獻肺肝惟台臺赦其愚妄昨聞台臺克詰戎兵綱繆未兩江山生色先聲遠震本府水陸營精兵雖止陸百餘人袁知府遠聘教師製造戰船火器三六九操練賞罰嚴信職亦代庖軍務與分督率營伍氣色似有可觀如許附入衛軍操演一番則台臺指顧之下鼓舞振揚將壁壘旌旗煥狀一新候有示期乃敢解赴標下文昔奉命謹呈十部

二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十一

七

職謏劣無似于吏治正如矮人觀場再捧台示直令毛骨悚狀通身汗下凡此中水底蠹穴血海冤啼一一洞入明鏡職三年尸素卽盜情出入不敢不交覆參詳所翻剔成獄亦復不少未免以縱賊見疑蓋台示所云有小偷遠方遊食諸類受網織者比比皆狀此有司捕役之過乃若強竊混雜病在失主好爲張皇動列金銀數百至有疎宗插入居爲奇貨備追贓之名施嚇騙之計者竊意強竊之分須審地方保長今強案疊纍並不一問保甲卽查究失事人役輒成虛套自後告狀如止竊也姑從其便如其強也必明立保長某人地方鄰佑某人公同赴告否則不准該縣卽立治其失事之罰另招申報以免牽延則失主不能飾竊爲強而諸人亦不至于牽累之久是亦一說也至獲賊之日立刻追贓有一眞卽可正法不必按單窮搜以滋扳擾若夫隔別參互禁絕嚇詐自

在奉行之吏非法所能盡要台臺霜清日白電劈風行吏亦何敢仍守故習以仰負德意乎職代庖捕務督行保甲親試之府城中者向有一二條款成案見在臺端惟是時時查警行一年不聞市民被一小偷倘亦兆之可行而不能必四方之同心也明問下及肝膽畢剖瑣屑無奇統惟炤察

三

伏承憲諭敢不一一仰體各兵較閱若蒙節鉞一臨士氣百倍今且先以台旨鼓舞之矣夫役議已于前月二十九入遞稽遲若此亦積玩之一徵也台示以補兵而前詳抵加派蓋緣星子包募半不可破縉紳士民俱謂奪其喉中之食譁狀欲爭及見抵派之議仍在彼土救饑始各結舌適建昌欲爭其半爲設腰站之需狀該縣雖云衝煩遽難奪此與彼且旣設腰站則南新協濟原額儘寬

乾坤正氣集

卷言三

八

矧有裁革蘆潭弓兵餉額可以添補今裁冗夫以寬民力及留爲本府修城募兵之用猶愈於原從走差中花銷此有用之金錢也伏候明示可否允行官詳奉命摘補實捧大計似不相遠今先求塞白止得司庾一人舊例原無多索此外惟都昌廖尉稍有可議尙欲留備大計取盈統希裁示

四

恭承台諭案無留贖卽是救時良藥卑職業佩爲韋紱刻刻提醒不敢有負訓迪但本府積案儘自不少一月停閣血脉中斷方催督復起終無如各屬之痿痺已久何也營卒聞訛欲散前此偶狀而亦止一二造言生事之人及懦鈍無用之卒耳久已訛息心安操演如故前職已細閱練一番邇雖天災歇操三六九分班試之小教場實不敢頓墮前功也發教師訓督各兵半多推懶正嚴爲

分班督查因憲限解驗遂暫聽其歸至於月餉賞格悉在營卒之上職固客禮之卽各兵亦未敢薄待也安義奸人結夥之詳先未之見奉命後卽差役以一字馳往訊之據該縣答云原在申詳宋元二十拒捕繇中及細查原繇亦未明悉不過申明賊黨之宜撲滅似非別有所據也以此往還詢問報命稍遲伏惟恕其延緩之罪昨有夫役一議芻蕘之見未審足備采擇否朕水路之斷不用夫則非謾語統希裁斷

五

謹啓粵兵賞格撫按云過省之賞出于本院不屬南昌該府但昭吉安例行之及昨詢吉宦之過康者云吉安賞格甚重每名米四升魚肉各一斤每六名酒一罈如此則貧乏南康萬萬不能如例須乞台示斟酌昨已發人至臨江訪之矣又計事將竣將有議調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三

九

賢能邑令之疏安令長才短駁定宜別展躡足朕安義久成鋼疾矻矻方旣既有易人廢事之慮否則建昌亦康郡中廢邑也近而調之在彼猶此此職爲一隅私計夏知府亦以爲朕敢先以爲懇至安令之意揣摹建昌一二人情有憚其整頓積弊恐不相安者此又一人之情不敢不并上聞以備採擇者也

六

承命都之黠賊猖狂已甚朕如官兵擒捕之說誠爲未安台臺明見幽隱計屬萬全職不勝心折竊計二捕之情縱與畏兼有之懼以窩法彼必効力而私意善獲之法不若姑以好語安其賊黨之心使之自來投網卽前日王永道之自來原因職監程昌九彼遂欣欣赴愬今旣明示強盜死條二盜自朕挺而走險頃職提出王永道但明庚諭之云前番審時見汝等尙有生路如永昂兄弟何

不教他出來求明二犯云此事實未做强盜肯烙前審救拔永昂兄弟自朕來投見此言確是實情但案已成矣復不在職之手是強是竊不知果有疑情否誘之爽信亦有未安所發憲牌卽藏之篋中尙未轉行亦別無知者如一行賊黨立刻聞信小捉則拒大捉則走蓋縣中爲賊耳目者多故也

上鹽法道

謹啓南康雖僻寂村墟朕君子小人食鹽之利者猶是嗷嗷之地向蒙撥派引鹽奸商囤戶每借口波濤之險赴省告改惟有零星小販以致鹽價騰涌民苦淡食引額不足反礙考成夫開舖發賣何關湖水之波疆域各分詎容規避之巧今使囤戶居爲奇貨而官民受其兩傷爭之袁知府尙無畫一之令仰惟台臺必洞鑒斯弊不俟贅陳伏乞憲禁自今坐撥南康商鹽不得托故告改別府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三

十

則貧民飲雨露之施下吏亦易以仰遵功令矣

上驛傳道

向承台臺破格欵晏骨醉心銘而仰辱訓迪之憐憐尤非愚拙之所敢冀也職代庖府事纔及數日夏知府到任在卽喜得卸肩乃仰體台臺風霜雨露之用苟可省一分民力者竊有星子夫役一議其源委具在詳中但恐變法爲難有厯軫念而此中舟楫上下一夫無所用之此三尺童子所共知也如謂折乾之名過客不受則從來水手折價原自通行今亦爲折幫水手之名無傷于義况此中過客無非折乾以去又萬耳萬目所共觀聞也此外別無他慮昨已細詢之鄉紳士民莫不謂其可行而各夫專走旱差饒有餘力求免折乾繫頸之苦亦各樂于從命惟一二包占富家意稍不快將亦有以處此恭遇台臺興利除害千載一時若不趁此憲

令風行之日甦此一方之民實爲可惜故敢仰求鼎力毅狀主持
轉詳刊示倘需再議便落緩局所謂斷乃成者非台臺固不敢望
也至以節省之餘半抵加派庶使貧民戴如天之德且使此中包
占之家無辭執爭前建昌蒙允腰牌之議倘其事獲成則該縣原
額夫數撥出儘自有餘又有裁革弓兵工食可奏不須爭此協濟
之數故今議抵加派之外仍虛懸二百餘金以俟台臺酌處統惟
鑒察立賜施行

上學道魏

向承台臺委任不敢以荒昧爲辭簿書紛擾神昏目盲恐去取乖
方夜光按劔狀每于擊節之餘如御風而行不知身在炎室中也
揣摹佳處率屬前流益嘆月炤鑑空羣材鼓舞洗滌其往時腐爛
之習而沃之清冷之淵江右文風從茲丕變矣數之多寡與發下

藍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一

舊額在出入間蓋苛索全瑜以一當百青錢萬選正不在多而批
語疎澁卑職從來所短無能點染淋漓伏候台臺衡量而裒益之
茲更有懇者府屬遺才鱗集就試憲限甚少相對無色邇來府學
及建安兩學文光蔚起多士蒸蒸安義樊令爲諸生申請加額幾
數千言竊惟南康僻瘠往時上臺率以夜郎視之今幸台臺大破
營格一爲吐氣自此府屬諸生將得與大國爭雄長不乘此機求
廣必使士氣汶頽且歲值龍飛舉額已廣則每學量加科舉亦例
之所宜也伏冀俯俞乃敢具文申請其遺才取數亦將稱寬以爲
之地統冀格外隆施下吏邀榮多矣乞恩無厭可勝惶悚

附請鹿洞科舉申文

爲先賢遺澤未斬多士蒸變有期懇乞炤例廣額以宏作人事竊
惟白鹿洞肇自李渤尙止友麋鹿之羣興于紫陽遂廣開桃李之

化故宮牆特峻廟貌是虔教著洞規名垂國學歷稽昭代文宗若邵二泉李崆峒諸先生嘉興修明借光俎豆但科舉未經另設而遺才猶有專收前道洪胡尚仍其二至前道黃遂擴爲五雖云分附各學特典實垂不刊爾時洞士尙驚其名也及本府袁知府再開荆綦條畫經制先申聘南昌舒宦以開其先繼申委職以承其乏職卽未間道不敢負人兩年來力守先進之閑勉竭書生之吻月必二會會必手披風雨夜坐於山齋丹鉛書磨其鐵硯於是裹糧而至者千里同心四方接踵夫青衿滿眼幾人寒谷長哦書院紛門何地羣材受範三年之取舍固自同途一日之短長豈宜並較查吉安白鷺書院科舉四十二人衡其實恐不讓才循其名何絕相遠在遠方經歲而去捷徑何心而郡中好學者多孤飛無力幸蒙本道道合先賢望高山斗憐才念熱隻字爲之三思握鑑冰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三

清片長初無一漏凡茲洞中英俊旣已羣入品題第脫穎分曹止屬文章之司契而遺珠可拾竊嘆舊額之太慳例亦何拘時則已可使先賢而復起必盛典之宏開伏乞俯將鹿洞遺才昭白鷺書院事例先期另考額爲拾名則賢關大闢不過斟酌調劑之權而化雨宏施亦生宮牆鐘鼓之色矣

與袁九滌太府

卽欲叩謝臨之辱念日之方中在公小暇未敢遽爾唐突姑遲之於薄暮而先以數行陳其愚夫行法之初義當効力任使之下亦有餘榮反覆思維不便者五商人視聽方新規條初布非有精敏之才不能推行仁術而拙于夢夢端委未悉奉行無策所負德意不小一也三廳之中敝廳參駁獨多大獄每末議專心料理尙苦於拙遲尙一日兩番往來湖上口不暇給妨廢實多二也昔人云

若我輩則亦不肯爲三司條例使司此猶宰相之屬官而羞之若是今以身承貂璫之下風勢須與之周旋丈夫之所短氣三也朱象老苦心刻勵且致流言覽其辨揭辭危情苦不肖悠悠自放安能免此四也向者人勝法反竄首以避今者法勝人始奮袂之先撫心自思轉益之媿五也按臺不云乎府正以監制之自不至於恣肆此語豈有專屬道尊不云乎有移署建昌之一着斯固明子以辭之路矣且又有可以爲說者法必信始不容二三今纔委官一年而先以勢必不能一年者應之則法不信矣台臺寬不肖之力全不肖之拙使得從台臺之後補其職業而擴其旁觀之見識子稅事不無關切又不特爲不肖息黥補劓已也此肝膈之要伏惟鑒察

與府屬各縣令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按臺臨郡決在望後矣而各冊未備查敝廳舊例先十日送冊卽星夜參酌尚苦拙遲矧茫無措手處乎抄謄故紙不煩心手之勢幸嚴督書役刻期見報南山之案固可徐徐毋相擔閣也學道咨取優劣本以憐才心行激勸今優者取信於學霸之偏呈而劣者率出於老博之開報毋論一紙收人功名母容草草卽虛張德行祇是一富家翁亦何有焉至於巡歷訪犯正欲從門以內搜之固知神君之庭必無狐鼠或有已經斥逐未盡厥辜彌縫有日肺肝初露者法行自近乃見賢使君風裁若徒就通家之口羅織賣菜備吾輩何忍意平日案牘猶胥訟棍穢行劣生門下留心久矣幸速密示

與建昌令羅化城

特啓訪犯一事向承來命業已置之固未敢循舊格求多於仁讓

之里以拂仁人不忍之心也今太翁受命而出當事者甚以爲督蓋狐貍必問自今伊始不欲竟破此額且事之輕重在門下手從中斟酌原多寬政而以美意冒庇下之嫌亦宜深思熟計之也

二

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誅僕謂人之聽之則小人之詛乃爲君子之作佛事耳大雅高懷談笑遺之歎服無已詛以爲異訟以爲德相去無幾此可與知道者言也報最伊邇聞此欣狀僕亦從足下之後而此番完缺憂心殷殷來教所云名之不得者則無一善狀之轉語也愛我者乃謬爾推獎耶衙役之頑已成痼疾彼此交相警無他難者獨以積逋如許近例方嚴足下得毋慮妨考乎太翁誓不發虛批卽意無所指而嚴徵速解朝督暮催似亦足下急務不敢不効忠告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三十一

三

古

遼左破壞誠吾輩間雞起舞之時一切綢繆牖戶之計都宜着意但聞有倡爲招兵之說而奸猾里胥沿門索詐鄉愚無知聞□□而膽碎故奸人得乘間恐嚇且近有道尊募勇敢之示因煽惑益甚夫募者聽其自報非強之也今建昌各鄉紛紛擾擾昨有該縣一匠役在府得工銀四錢歸而爲里長詐去買其免報而鄉間之騷擾則縉紳具道之矣門下曾聞之乎幸速出示禁止仍密訪如猾重加懲創以安人心此急著萬不可緩旦夕也恃愛密告令留意

答安義令陳

承諭四難具見良工心苦夫政必知其難而后可以得其易彼居門下之前者皆易視而失之者也寒局忽就熱地出手撒揮何其

快便而不知貽後人以難乃至于此門下超朕塵表經畫精心向初晤已心爲地方得人慶今定力深心一番清核便已改觀聞之益爲喜躍總之只此其難其慎着着細入嘉績未有量也借支者作何完補後借者分何欸目可得示其詳否京庫未完此爲第一義催徵太急則民心難調在酌其緩急擇多負者而先之冰立之下行以風溫非廢緩之謂也

二

承示四議釐弊衛圍地方實嘉賴之夫百姓之怨不可有也大家衙役之怨又奚恤焉門下勿復慮怨矣

三

接來教清釐積弊實心實政此從來長吏所沈頓於吏書蠹窟中巧蒙上官者也門下乃精核剔發如此反覆諸牘心意俱暢門下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三十五

五

堅持此意豈特冠冕匡南蕞爾郡哉倉穀化爲烏有查盤手屬虛文今不佞奉檄清查正期破查盤之套耳虛文空數絲粒不可大率以查盤所開爲正數以盤驗所少爲侵欺官在則責之官官去則責之吏民買則責民吏折則責吏此縣倉及扣存社倉之穀斷斷不可少虛其還府之穀則有本府查催不在今冊之內然府倉出入亦須查入府冊總在門下作速嚴催趁此穀價方賤之日易於完報門下但嚴諭諸役早完免罪不佞清理具擬尙可十日若出限不完不能爲之寬解也見在之銀解貯府庫至助餉尙在上臺斟酌未至遽空縣儲以入邊門下爲地方永計敢不相體乎

四

考事代送亦無不可至于借貸富戶雖見門下留意漕事朕名豈可問于上也使有口者謂借貸之例自門下開之自不佞代庖使

屬縣聞之不佞亦何以對士民乎漕糧自有正銀卽不得已庫貯別項或可暫那柰何以急公之誼冒不韙之名也速速已之別諭訟者在奸民容有刁詞若謂乘流言訐告則舒廣文並無一字相及不佞豈瞞昧相欺者乎縣負不直遂至於府不佞自有三尺在門下何慮之深也三縣訟者紛紛安義特四五紙耳府非虛設門下毋容執此成心爲矣

理署書牘

與邱毛伯

某生平想望台臺如千仞之鳳邈不可卽客歲一刺晉謁不意遂邀道義之知收之藥籠撫心自問豈亦寒水之骨微有遠于塵垢足當拂拭者乎嗣是束首簿書肺腸都俗旣迥隔玉壺之清而外吏分卑又不敢仰援霜斧以雕刻其朽株故落落至今也咫尺仙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一
居夢想飛越時從做門人丁生傳詢新禧亦復對五老峯歌兼葭白露之章耳薄采匡雲敬申積悃伏惟台鑒別懇另楮

又

某再啓先祖母幽沉地下三十年矣辛勤百折食貧之嘗豈敢僭辱彤管而當年苦心淑行可誦可泣子若孫旦暮詎忍忘之家大人孺慕至性歷久彌篤家庭告語淚數行下蓋向者恩亭之祀辱賜名篇淋漓悲痛則知家大人之哀思而憐之者莫台臺若也台臺手持衾鉞微顯闡幽卽行無他奇或爲取節而家大人屢有嚴命謂小子不得邱先生一言以光若祖母三十年久沈之懿行雖倖邀綸封吾弗若子某思維家大人之意祈千秋不朽之筆台臺憐憫斯心親賜片言則子孫世世戴之而非愚父子結艸之報已也一官匏繫越疆未能謹以狀稿附修薄贄屬做門人丁生朝棟

代叩階下

答鄒洞山

台臺清時威鳳宇內人龍文章氣節直逼大蘇而過之石畫丹心
可謂宣公再見矣東山久臥月旦名高某江干末學自誦讀制義
之年以至服官仙里之日瞻雲依斗夢寐神馳願雖未展於識韓
意則已殷於立雪何期明公俯垂清翰更辱賢孫問道於盲夫家
學淵源令德啓後脫貴介之習而勤學問之途斯固已超凡近而
步天衢矣他山之石又安所自效哉簿書碌碌心眼俱塵敬以台
意作迷關一搯北面之懷庶於焉慰乎

與舒礪石

闊絕教言忽易春秋矣每瞻鹿洞之寂寥嘆白駒之已遠人文荒
落吏積塵容先生道化無方獨棄置斯土不繇人不歌渺渺兮子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七

懷耳茲者敝堂翁袁公攷績小子飽德受知私懷耿耿業從二三
僚佐共獻一觴公而弗私正謀別展而敝同年張忝生以中州遺
蔭并闔事新歡迫欲共申此意計不得名公鴻鉅之筆無以表揚
嘉績當今其孰逾先生者乎矧敝堂翁又先生門下士兼以主盟
斯地餽間政品夫道合則言之也親交邇則語之也備不佞與敝
同年均辱高賢之好則代其心口而抒之也真故此舉無以逾先
生者幸慨狀惠教藉手頌歌不徵浮稱而徵至言也懸切懸切

又

某夙抱迂疎之性雖不能領山水文章之妙而寒光苦味差爾相
宜至遇先達率多落落獨先生道義之雅格外見知沐浴清風醇
度以少湔其腸胃剝落其瑕疵三年之淹實惟明賜方書下下考
以待幽黜忽辱獎借過情而被十重甲矣矢不敢拜一綺言竟弗

敢却大雅之章者弗敢以世格答先生也咏佩不忘與匪雲同供
心肺間非言可謝

答徐明衡

向讀名疏不覺擊節而起竊幸狐鼠破穴魍魅呈影所關匪細昔
太史公論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弟于年臺亦云
直聲方振銓席屈指以需矣邇聞錦旋又私羨萊彩之舞收之臭
味之末四年以來屢勉一官冰面未改而迂拙叢愆幽黜在後年
臺亦肯惠顧前好何青盼乎

與同年某

恭諭榮晉瑣垣音矢鳳梧下吏式歌且舞雖自年臺分內事而當
此蜩螗沸鳴犬羊不靖之日急則首鼠緩則市爵非吾年臺楊眉
掀髯一宣人心之鬱豈復有日月清朗之象哉伏讀大疏至大家
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一
先保頭顱之語幾欲痛哭在中朝機事惟幄良籌下吏固爾夢夢
而日覩閭里蕭條皇皇憂亂訛言四起水旱相仍蓋亦有厝火積
薪之勢矣誰爲念及安人心選道府者哉不從恩怨起念不以條
議塞責不以筆尖摧敗人才不以私交紛爭國是所謂真諫官真
議論舍年臺其誰哉下吏喜忭之極輒肆妄言聞之他人將不覺
一筆勾矣大計在邇罪狀千條恐終難逃此一筆故人天上其憐
而覆露之乎

與方仁植

都中分袂倏忽三秋每念年丈披衷見懷朗月入懷弟之疎狂特
辱契誼未嘗不寤寐神依也峩眉雪嶺想見清韻孤標卓立天際
而平反之牘摧強鋒伸士憤壁立千仞鏡炤覆盃使君法力如此
弟身爲刑官碌碌無所短長見此那得不心折耶立不朽之案遂

脫狀去之移福曜于閩南知年文置此于度外又高人一等矣駕行不獲作中道主適老年伯舟經徹治得侍丰儀幸以子弟之誼沐訓誨之勤直提之覺岸非特祛鄙吝而已荒城苦澁卽寶眷舟次不薦一芹見長君玉樹倚風自是王謝家範薄物幾種聊將區區寒暑之况得毋爲長君所笑乎做房刻一冊附正大方

答張忞生

邊疆如沸兵戲如兒騷動天下者今且及我江干矣兒脆骨江陰豈有兵乎切切爲故鄉父老子弟憂轉自笑其兒女氣也年兄慷慨請纓激勸此方忠義心甚壯之日僕僕江岸見中流擊楫斯則懷年兄時矣去年今日年兄醉我以鹿鳴今日乃附賤名于錦標引鄒生以入座此官之不落實者則皆年兄之賜也袁太翁賀文纔了公事正在索稿按臺新命似落遲局孤城寒窳稍可噓植乾坤正氣集卷三百五十一

九

者一言九鼎有望回天

答魏仲雪

客秋一函遂爾曠隔正切伊人之思而手書至矣絳帳如雲山川如黛高傲折腰之吏濃飛鬥士之杯二樂三樂旣已全收且以其暇擁琴堂縮墨綬南面而坐文人合吏事噶雪公生韻在我尺幅中矣若夫春秋之筆進退十互闢孝廉人視爲高下之等新詩如彈丸脫手骨韻僉高而懷人在眼讀之欲泣欲笑自是阿兄本色只愧我吏局中手眼都塵腸胃皆俗吟興一掃醉鄉久別碌碌之狀輒令五老笑人耳尋嘗理幾疑獄破幾冤招直等之家嘗茶飯最苦者官評一事竭畫工之力粧嫖母爲西施或猶不免毛延壽之疑兄謂此官可爲乎不可爲乎差可解懷者所相與之人稍稍相信家慈在官舍一兒子嬉囂於旁近復構一小閣可以望匡山

曉暮風雲之變公事多暇放脚長眠郡雖人士鄙僕聊可恣吾塗
抹前者署郡半年與凡平日四方交問從未污我兩手以此不負
知己也得失冷熱直以命付之後事茫茫卸擔無日安能如兄且
暮作國子先生哉邊報孔亟吾君吾相急而緩圖之匡山之足恐
未能穩臥柰何柰何房稿一冊聊復爾爾不足誇傳也

又

家嚴來得手札讀之恍然如面時悠悠在我心眼間也銓務久闕
遲兄三月國子先生爾時儼作京貴片瓊甚熟不似李生寂守山
城逢人低項操筆舌以短長我者紛紛譬如一塊土十數人攫而
稱之豈得銖兩不移且有委棄破碎之懼矣今三年報滿擬邀一
綸爲兩親榮而長安書問例須襯金官中如水年年航米來食家
嚴又許賣田以供費使鄉里小兒聞之直掩口大噱耳聞兄署篆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辛

時清愛盈頰譬如如來雖饑見肉不食應知一片雪心入火不消
吾輩本等素骨不足驕語又如貧家子相對刺刺不休不可入富
家翁之耳兄覽此定發一笑也先帝升遐聖明新政令人悲喜交
集兄此行日日見好光景要且理會經世之務淵然其思穆乎其
容朗然其識一轉而部再轉而銓真吾仲雪得意行道之時也

又

秋初奴還曾寄一函不審入宅報中否千里之外尺幅不傳則真
如隔世人矣魚雁有緣不可錯過今者纔夢兄爲一上官所答相
對懊恨吾慰勉送兄官衙劇談而散覺來撫枕大笑俗占以打爲
祥當無狀乎兄固才高末令世人欲殺何勞區區作此夢乎又可
一笑也正屬思焦有嘉民問津者乃以迎新司理來遂付一緘倉
卒不能整理思緒但寫一夢而已詎知此書之非夢乎弟近與商

人作緣蓋湖口之關怨聲如沸近更始于星渚立法之初爲兩臺所迫勉任兩月批單放舟絕不見阿堵之面以納銀悉屬府公收驗也弟以此雖勞而甚淨亦且暮脫肩恐兄聞之謂居穢地則弟愧死無以見兄矣近頗窮山中之遊稍稍理詩腸衙中有白酒紫蟹家君行迎至矣仲雪謂此三事豈不既適乎東事孔棘吾輩指俸小耳杞人之憂未知血灑何地覽觀楊李之局敗乃公事執筆浩嘆而已

與蕭伯玉

五年積想一日深談爾時不管棗甜到今則橄欖回味時也年兄以飛天仙遊行下界天假清緣暫理幽事弟何宿因獲至於此每憶園林蕭靜荷竹芬芳兩人徒倚溪邊白鱗驚跳伸喉剖臍口到意生太白云幽賞未已高談轉清真可不愧斯語兩日讀鍾詩意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五

三

言都斷尋味風雅吐茹喉間竟不能着一字乃知前刻孟浪應付祖龍狀鳥語蟲吟騷人不廢年兄幸以微辭導之使得時一展對以領略妙趣觸發天機則受益者正不在區區哦咏倘世法爲縛飾譽相蒙絕非弟之所望於年兄年兄亦豈以此待弟哉脫稿後乞留附龔年兄爲懇烹鮮治脯大費庖人坐有子繇茂先見所未見皆非楮墨所能展陳子奇文弟尤服其商均一義台見謂朕乎

并及

與黃贊伯

惘惘可憐有離別色昔人以爲兒女態向者別吾贊伯時兩眼與行舟相牽毫無丈夫氣也別後兄鼻息夢想舉體聖賢而弟一行作吏發想便入姦民猾胥之腹矣驕語廬山尙未識面妄欲握管拔人士之秀而進士寥寥荒草蔓塞向使其隊中不愧作夜郎

王也呵呵名篇幾許下帷可方郎君度安好蕭然冰署聊有白雲
不堪持贈也願吾贊伯落筆時骨肉相傳機韻兼行方圓無跡秋
風得意揚帆而顧我於匡山之足以爲快耳

與何季穆

別兄三年不寄一紙弟之懶慢兄久知之人生聚散澹若飄雲知
已心期皎如白石卽兒女子寒暄十年不道亦何足訝也吳山江
畔行跡如絲新朋若舊友悠悠想見邇來意色名亦不可以多
取物亦不可以多羣息影銷聲時至事起弟非聞道者而知已之
前離索之久聊以狂言供一唾耳匡城山水人所艷稱俗吏以簿
書車馬混之勉強學詩說文洗滌不盡偶錄一二兼所鐫帙見弟
官况如此涉世實難孤懷寂寂兄必有以教我社中諸兄弟閑坐
時略一道李生寤想之私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與繆西谿姑丈

東事孔棘每接一報心膽俱墮以講時局心腸作兵家酬應搜括
已盡敗書相踵姑丈居山憂國當聞雞而起矣一邱一壑云乎相
局已開不知於時局云何夢夢中尙希詳示但以野人之議方今
伸眉吐舌卽羣而麾之頃有從都中還者聞主眷故相并器少宗
伯雖傳疑也台意謂然否熊壇石曾一相晤今已赴新任用世之
才意色殊不寂寂渠謂翰林家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直須
一夢以俟天曉耳良亦快論也

又

向聞台旌北指計爾時已視草北門陳謨講幄荒城賤吏仰望仙
班不知何年得侍色笑也時事休明公議交曾見此殊有生色姑
丈二十年來田世苦心到此須一展布然激則爲元黃之爭平則

爲調停之套母傷已甚前事可師更願姑丈淡然若在局外者而尋常酬對和光同塵蓋清靜閉門自是貴衙門捷取譽望之法昔人規蘇長公官非御史好譏人過似可味也愚聞無知輒恃骨肉之愛狂言至此亦以姑丈虛懷好善不復敢有隱匿耳某之劣狀具在都下口碑尙乞一言掩覆使知居官之酌水自矢俾免他罪則過了今年大計已辦得一副南刑部冰冷心腸不敢有妄想也

與貢二山

江浙各天不審風景何似兩浙多口之地貴治更有伺隙之人惟清慎爲吾輩第一妙法爲民父母朝施暮暨不似李官不上不下倚辦他人也老叔仁心爲質福澤無量本以惻隱無所不宜只在嚴整衙役每見吾鄉有催糧押單之差及汛地巡捕快手無絲毫之益而有百千之害最宜革絕大約治邑之難難於錢糧清楚事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上之法先須勤銷未完一二愚見所及附備芻蕘之采諛詞套語度非高明所取故不贅陳賢嗣定已行文願觀新穎姪三年官况正如水底寒魚都未藏得半兩黃金爲他年遣嫁之具應不免如吳隱之使婢牽犬賣矣可發一笑冬初入覲行過單則姪亦將借較事以還暫偷數日閒傾倒胸臆未知爾時又作何光景西江出門波浪接天區區李局亦似渡至中流安能徼風伯之靈便得到岸乎幸有以教之

答張誰譽

行爲遠別不得作十日飲傾倒積懷正緣日在忙冗中佐吏行徑甚自笑也承老年伯賜之佳韻而年丈更惠妙句以榮其行時一展誦文心山色在我襟寸問矣彼中山水之勝雖足助發文章此自名人慧緣所合弟之鄙質簿書之不能了何以副年丈至意哉

若得好完此局五年後晤年丈於玉堂金馬之門爾時從容領會
定得進我數口耳

與吳巒樾業師

纔離絳帳輒事刑家書生妄以意行不免爲老吏所笑朕奉教有
日守此素心卽弱骨疎手未能孤立奇標而屈三尺以媚人將清
議繩其後也今受事伊始強半高臥所煩慮者吏籍高下叢責府
疑則學力不堅深用惴惴老師何以發其蒙而通其識乎茫茫度
日古人杳朕晤對匡山尙屬夢遊誤入吏局正恐浸巡俗我心肺
如何如何遙想元解日開宗風益暢文韻與惠泉爭芳也何患寶
氣之不騰哉適具敘稿爲何老師賀而拙於摹古猶朕帖括蹊徑
耳幸老師引繩而削之

又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十四

不通問左右者又不知幾月日矣俗吏眉眼都穢神骨欲頽每清
夜思之無以對有道甚懼甚懼只有心肺如冰故業在口毫無益
於此方人士近又增一種淒涼度日光景身心了無安着處夫熟
則逢世靜則善身今兩無所取恐不材之木匠石棄之欲再望喝
棒之教難矣哉老師邇來動定家兄時寫述甚詳故曠隔雖久如
立絳帳之前今秋風在眼眞老師剖璞時矣此道卽暫有通塞至
理窮數極神光定爲透映碧眼胡人知已持價以待奚所復憂新
刻陸離切冀賜觀凡有塵尾之餘尤希錄示將以俚語災木求一
言之重而稿錄未竟敬先以爲請二先生久弗布候併致耿耿

與憨山釋

弗叩元關者更寒暑矣相去咫尺地可望而不可卽信塵劫中法
緣自有限耶講堂旣闢佛子來歸具諗宗風旁邕法體康和而星

渌無量衆生成借慈悲願力破除煩惱僕之受福亦復不可思議也歲行盡矣寒衙風色蕭蕭舉體霜氣知山中冷寂亦復爾爾聊采溪毛不足供鉢盂一粒也幸勿以盜泉吐之

又

寒鐘冷衲雪掩山門遙想禪關如在雲際郡衙冰氣漏雪滿床亦復有蕭狀之致再來上乘諸品挑燈夜誦冷入心脾東遊集向未拜賜便欲竊爲私寶盜機偶發大師何以降伏之餘卽轉呈兵使者別論星令業已讚嘆皈依譬如洪鐘之鳴龔亦須覺况聞根未斷者乎

答門人傅惕菴

荒谷寒松僅堪措大一席而兄以青霄之翮息影於中夜燈哦哦蕭靜沈摯不佞心實嘉嘆以此篤信淡緣不敢塵覆兄眞吾師乎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五

吾何所足師哉別來鹿羣如故趣味猶新寤想大雅不能已於懷忽接手訊兼得佳句紛披鏗狀金石春色滿函狀獎溢其實毋乃非道義之雅文肯附往二帙併書拙句扇頭以供噴飯令弟英姿定有奇進張太翁一函命便者轉達可也

答門人張憲卿

披覽日記淵乎有道之言使僕受益不少意將刪擇精緻商略一二爲簿書所奪尚有俟也近義正投渴懷徐當補入文首今集已就先以呈覽摘長餘瑕微有苦心未審有當高明之見否向示佳稿半已入集謬効切磋附歸記室倘以爲攻玉之助亦大雅之所不廢也

答門人畢叔美

山中彥會耿耿不忘努力前修毋畫故步讀近義雲行水飛狀須

傑采高言使觀者神動大要在前半剪插得力不輕落墨耳

答門人饒得渭

區區眼想不擬兄以第二人今荆山未割連城之價故在也磨厲以須轉眼卽是詎足介介乎侍綵宮下不特趨庭教禮而經緯之奇兵刑之大持世蒞官之心法無非教也無非學也親朋塵務聲色諸緣一切掃斷文心學力知數月所得勝讀十年書矣不佞局守山城碌碌如故近以刑書之暇僭主白鹿之盟時入空山語文造士結習所觸亦復有喜惜不得韻士如吾得渭者以領林壑之秀而發高山之音耳

與門人但夢倩

終南藏隱乃爲仕宦之捷徑心有喧寂境無彼此獨至送迎酬答洵如兄言若較閱輪任卽遂曠懷幽居母容避也穆生設醴姑爲乾坤正氣集卷三十一

三

兄別懸一榻其猛思進修以副所期

答門人廉敬侯

遠道歸心乃爲不佞停帆論故意何殷也蠡水未烹別緒空繞忽又辱翰貺之臨矣此道儘有耿耿正須尊酒細論總不出清心實力以窮其奧近義標令讀之意聞塵事相煎無暇尋味俟他日歸記室耳

又

闕想芳踪雲樹渺隔鹿羣呼應念我同心此道中雖復津津不得慧業文人終成浪語耳有約來此是所欣望名篇種種讀之神骨俱清也

答門人丁潤生

小築傍石焚香棲靜想見風味異人僕於斯興復不淺而市塵撲

面吏局驚心息黥補劓便思掛冠正未料世緣何若耳邇於秀才寸管相親丹鉛不斷白鹿有茸行以飽四方之目恨佳文無幾矻矻窮搜擬走疏募名文而芳訊遠臨新語見惠聞政自道諸篇空靈絕世雖讚譏不少留以登梨不得歸記室也黃生是雋才撮其最佳者併鐫若老其骨力未可量也兄文如列子御風而題順取逆題平取徑題柔取剛倘亦一說乎參之以報

與蔡孝來母舅

吏局塵劫貧勞相煎大士慈憫乃現宰官身而爲設法倘亦宿有淨因乎朕非母舅布施功德則大士安肯舍旃檀佛國而入冰雪鼠虱之地耶秋初以關政更始清釐蠹穢爲兩臺強任兩月規制一定卽已謝却矣慈航稍濟淨瓶中初無一物不知者以爲吏數未易說此清風話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三

與繆采星

別且百日矣悠悠懷思正不作尋嘗離別之感念投足世途口波影焰欲如往日吾兩人指心相矢信口相商懷必竭而語必吐豈可得哉今所寄望者當此名人騰飛志士騁足之日采星沉其氣銳其思清其神爲必得之計而茫茫擾擾忽作忽輟者非計也朕慧心妙手得此無難而兄亦曾爲弟憂乎弟受事兩月亦稍試之矣情僞有口可稽刑名有律可案關防有手可操惟是居上下之間入疑怨之叢費手煩心耳夫事所兩難者何地不有相當於和平則善矣客氣私情交牽互激徒滋議口弟每以此苦涉世之難而兄亦曾有所見以佐弟之愚者乎相去二千里百緒依依言之不盡偶發一端未及寒溫刺刺至於此中蕭朕之况竊有素心不足道也

采星儼狀廩生矣向來吾輩輕薄專賤廩生謂必得一段米氣在文字中今才雋少年往往得之乃知文字能如新苗吐秀便是絕等秀實可以濟飢米氣卽貴價也但勿使入太倉中陳陳相因耳采星之文不患其陳而求其實如治苗者在芸草毋以塵趣入心蓋米麥蘇苴畢竟爲文之賊也反覆及之以發一笑此番文教直切具見愛我山足小吏未夢見世局在心之冷熱隨緣度日所謂水到渠成若先預先打點某徑可走某枝可依生平愚拙不能遠慮做官之依傍猶做秀才之鑽刺聞之亦覺可喜着手正自不會亦付之命而已所見局中條熱條冷者豈非費盡心機竟爾同中忽異吾意中眞將局字付之行雲流水之間矣如今但日勾某詞訟日平某疑獄奔走迎謁以爲功課卽文章詩句一筆久荒平生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三

三

噴俗吏而今反似忽忽成一眞俗吏又可發兄一笑也教我省刑弟之刑正太省耳所不可省者衙役及屬縣之衙役此外鄉間呆漢實未輕落一板只無聰察妙法采星何以教之

采星邇無書見寄朕知近狀甚悉大約秀才吃米必當出門靜學則文必奇超脫于爭利之場則行必粹而得于親和于兄弟慎于納交則吾輩第一流事盡此矣采星一一得之故人千里甚慰甚慰雖朕有言采星入詩社屢以罰金代文者毋乃以塵務奪其文心歟有言采星見怒于兩兄者毋乃舌爲崇而氣未柔歟吾與采星友則吾第規吾采星而未暇問曲直之所在也采星其有以復我其以近義示我雖朕文屢索而不應必謂吾朋友寫書問起居稱尊作之套也而弟之意切欲觀兄近詣之所至非進賢冠人論

文之習氣也

與貢悅茲

得丈采芹之報不覺躍朕起舞逸才超韻青紫袖中區區發軔之初卽不足爲文賀朕旣已發軔則千里具在目前非登峰造極殆無半途駐足處故弟嘗謂秀才如一級樓梯若拾級而上便手捫星辰若一退轉不免墮足樓下此一級雖非止境而不先此一級終無上進之階丈之所挾者不小願從此而益勵之凡今之秀才有二病弱者求田問舍息雞飼豚其多才有力者高揖丞尉之衙雄踞刀筆之位夫明哲保身君子所貴秀才家保守身家不過鍵戶研思絕足匪類出則鮮譽奕奕人以隻眼待之外患內訌自朕消泯若夫太剛則折卽仕途且朕安見區區青衿可以傲鄉里而抗長吏乎修名立德丈於是乎始故效忠告之義幸毋罪狂直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二十一

无

手教諄懇如晤芝宇來歲下帷何方孰師孰友亦有如弟之狂瞽藥石相規者否承教佳篇妄爲評擬大率才逸須範之以矩氣爽須出之以沈語清須和之以采若眼前理眼前景眼前語偶一點綴固自可人如此到底亦復無味非弟托在骨肉之愛不妄陳此言也弟邇主鹿洞八股相親時于此中得少佳趣偶括南人題以供贖飯

09972

